

九十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六

人部四十五

富 附戒懼 窮 飢 貧富

駙佚 吝嗇

精義 中四詩

五詩圖 書館藏 嘉慶

富一

釋名曰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易曰富家大

吉 又曰富有之謂大業 詩曰嗇矣富人 書洪範

五福二曰富 又曰既富方穀 又曰資富能訓惟以

永年 禮曰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

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對

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 孝經曰滿而不溢所以長守

富也 家語曰以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以富貴而敬

古香齋鑑類函 卷言全 人部 富

一一

人何人不親 又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之

急莫大乎使人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

役薄賦斂則民富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

貧矣孔子曰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

母貧者 韓詩外傳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

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

孫 戰國策司馬錯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

務富其民 又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

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臨淄

之塗車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

殷人足志高氣揚 史記曰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茲富最下 又曰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澤中千足龜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鄣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又曰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土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前漢書曰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 公孫弘策曰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 老子曰我無事而民自富 管子曰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 莊子曰有萬不同之謂富無所不有也 韓非子曰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者曰可以得富也 淮南子曰得道者不待財而富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富奈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買也餘食人不使不役也親戚愛之罪人善之不肖者事之

皆欲其壽樂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 論衡曰百金

之家境外無絕交平乘之國同盟無廢贈財多故也使
穀食如水火雖貪吝之人越境而布施矣 鹽鐵論曰

古者無出門之祭今富人祈名嶽望山川椎牛擊鼓戲
倡舞像中者南居當路水上雲臺屠牛殺狗鼓瑟吹笙

又曰古人無杠櫬之寢牀移之案今富人繡繡幃帷
塗屏錯跗中者錦綉高張采畫丹漆 又曰古者無茵

膚之加旃弱之美今富人繡茵翟柔蒲子露林中者僕
皮代旃間坐平筦 又曰古者土鼓音塊音枹音擊木拊

石以盡其歡無要妙之音變羽之轉今富人鍾鼓五樂
古書淵鑑類圖 卷言美 人部 富 三

歌兒數曹中者鳴竿調瑟鄭舞趙謳 又曰古者庶人
鹿菲草芟縮絲尚韋而已今富人革中名工輕靡使容

紈裹剝下越端縱緣中者御里間作蒯苴秦堅婢妾韋
沓絲履走者葺芟狗官 原初學記曰夫貴者必富而

富者未必貴也故士之欲貴乃為富也然欲富者非為
貴也從是觀之富人之所極願也 唐書曰夫財之

所生必因人力有藏於襟懷囊篋物貴而人莫窺者有
塲圃囿倉直輕而人以為富者 宋紀程頤曰聖人奉

天理物之道在乎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虞澤衡
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 宋蘇洵曰耕者

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
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僕安坐四顧指麾於其
間而役屬之民夏爲之耨秋爲之穫無有一人違其節
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已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
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曰累其半以至於富 蘇軾
曰夫民方窮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寬然而有餘及
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是以
富而愈貧 文獻通考宋葉適曰今俗吏欲抑兼并破
富人以扶貧弱者意則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
耳非上之所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
不能勝大半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
之縣官不幸而矢養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
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無以爲耕假資
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其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
人游手末作俳優技藝博食於富人而又上當官輸雜
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責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
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
小民又供上用雖厚取贏以自封殖計其勤勞亦略相
當矣 歐陽脩曰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

增漢書曰生人之本興自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貨通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 五帝紀曰炎帝之世其俗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定 五帝外紀曰帝堯巡狩至於華華封人祝曰請祝聖人使聖人富壽多男子 漢龜錯傳曰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 禮記曰殷人貴富而尚齒 晉書曰九土旣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兗豫漆絲之賡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荆郢桂林旁通竹箭江于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蔥右蒲梢之駿殖物怪錯於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乎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有其儀宴享有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商周之興用此道也 國語曰秦后子來仕其車千乘楚公子干來仕其車五乘叔向爲太傅實賦祿韓宣子問二公子之祿焉對曰大國之卿一旅之田上大夫一卒之田夫二公子者上大夫也皆一卒可也宣子曰秦公子富若之何其均之也對曰夫爵以建事祿

以食爵德以賦之功庸以稱之若之何其以富賦祿也夫絳之富商韋藩木榿韋藩韋蔽前後木榿木簷也以過於朝惟其

功庸不稱而能金玉其車文錯其服能行諸侯之賄而無尋尺之祿無大績於民故也且楚秦匹也若之何其

回於富也 史記管仲列傳曰管仲既任政相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 左傳曰宋人或得玉獻諸子

罕子罕弗受宣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注賣玉得富悉以與得玉者而遺歸焉 史記曰范蠡既雪會稽之

恥乃喟然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

古香齋淵鑑類編

卷一百六

八部 富

六

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

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泊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

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致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又曰

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魯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

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禮者猶居也音附 劉向新序曰魯孟獻子聘於晉韓宣子觴之飲三徒鍾石之懸

不移而具獻子曰富哉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富獻子

曰吾家甚貧惟有一子曰顏回茲無靈者使我邦家安
平百姓和協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
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 韓詩外傳曰子路與巫馬期
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有處師氏者脂車百乘觴於
韞邱之上子路與巫馬期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
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爲之乎巫馬
期喟然仰天而歎闕然投鎌於地曰吾嘗聞之夫子勇
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子與試
子與意者其志與 列子曰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
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也一年

古善齋鑑類函

卷第六

人部 富

七

而給二年而足三年而富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
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
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君之財
向氏以爲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
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
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
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
盜禽獸水盜魚鼈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鼈皆天之所生
豈吾之所有然若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貨財
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奚怨哉向氏大

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 列女傳曰周陶答子爲陶大夫治陶三年家富三倍其妻諫之曰妾聞南山有元豹霧雨七日不下食何也飽其志飢其腹將欲以澤其毛羽而成其文章也故蔽而遠害家不擇食以肥身坐而須死夫子治陶家日益富而國日益貧逢禍必矣

漢書食貨志曰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阡陌王制遂滅僭差無度庶人之富者累巨萬 史記貨殖列傳曰白圭周人也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益天下言治生祖白圭 又趙世家曰烈侯好

古嘉彌鑑圖

卷言三

人部 富

八

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則否 又曰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入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擯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紕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疎而民富 漢書陳平傳曰平少家貧無與婚者有富人張負謂子仲曰豈有美如陳平而長貧者乎遂以孫女嫁之

又曰吳以諸侯卽山鑄錢富將天子 史記曰鄧通
蜀郡南安人也文帝說焉賞賜通巨萬以十數使善相
者相通曰當貧餓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
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共富如此 魏其武安侯傳曰武安侯田盼孝景后同
母弟也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
屬於道前堂雜籛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
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梁孝王世家曰孝王未死
時財以巨萬計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
物稱是 又貨殖傳曰夫織罽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

卓犖備鑑類函

卷言六

人部 富

九

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
也而田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取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戴角者曰

脂無角曰膏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酒削薄技也而郅氏

鼎食削刀者名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

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

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又

曰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

見擄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擄少有餘財爭與

吏求近處處蒞萌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岷山之下
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
之臨邛大喜卽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流蜀之民富至僅
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司馬相如傳曰臨邛
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漢
書張安世傳曰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能殖其貨富
於大將軍光 王充論衡曰楊子雲作法言蜀富買人
齋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曰夫富無仁義猶園中
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 拾遺記曰郭況光武皇
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數百餘人以黃金爲器攻治

京籍淵鑑類函

卷言夫

人部 富

十一

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
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
玉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
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
錢郭氏寶夜日晝星富無匹 蜀志曰糜竺祖世貨殖
僮客萬人貨財如山大珠如卵謂之寶庭 三國杜畿
傳曰畿爲河東太守課民畜犝牛草馬下逮雞豚犬豕
皆有章程百姓勸農家家豐實畿乃曰民富矣不可不
教也 王世貞宛委餘編曰何曾食日萬錢子劭日二
萬錢任愷一食萬錢和嶠日三萬錢高陽王元雍一食

數萬錢杜岐公惊日五食一食萬錢委衛公德裕至一
杯羹二萬錢韋侍郎陟至厨中棄遺直萬錢元丞相載
用食物椀器至三千事 陶潛搜神後記曰晉太元初

廬陵巴邱人文晁者

一作周晁

世以田作爲業秋收已過刈

獲都畢明且至田禾悉復滿湛然如初即便更獲所獲

盈倉於此遂爲巨富 晉書石崇傳曰崇字季倫財產

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

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

靡相尚愷以餽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步障四十

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愷塗屋以椒崇用赤石

古書淵鑑類函

卷言兵

八部 富

七

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二
尺許枝柯扶疎世罕所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
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
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
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彩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愷恍
然自失矣 陶侃傳曰侃勝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
貨富於天府 刁達傳曰達兄弟子姪並不拘名行以
貨殖爲務田有萬頃奴婢數千人餘貨稱是 隋書曰
隋文帝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旣薄賦於
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

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於是乃更闢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下詔曰旣富而教方知廉恥寧積於人無藏府庫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唐書曰貞觀初戶不及三百萬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齎糧又曰天寶時海內富實斗米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纔三錢絹一匹錢二百道路列肆且酒食以待行人店有驛驢行千里不持尺兵天下稅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八十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端獨

古齊齋鑑類函

卷言矣

入部富

十一

異志曰唐明皇嘗召王元寶問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樹南山樹盡臣絹未窮唐書楊貴妃列傳曰貴妃得寵兄錡錡國忠諸姨五家第舍聯亘擬憲宮禁率一堂費緡千萬見他第有勝者輒壞復造務以瓌侈相夸詡每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皆從家別爲隊隊一色俄五家隊合爛若萬花川谷成錦繡遺鈿墮鳥瑟瑟璣玳狼籍於道香閨數十里郭子儀傳曰子儀咸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紀元載傳曰載久得君

關通貨賄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時爲冠近郊
作觀榭帳幃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具數
十區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大歷十二年詔賜載自盡
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獨異
志曰唐宰相王涯庭穿大井以珍珠瓊巖投置水中汲
水供涯飲後肉色並如金 五代史房知溫傳曰知溫
在鎮積貲巨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伎游嬉卒於
官將吏分其餘貴者皆爲富家云 遼史曰契丹舊俗
其富以馬 稗編元漕法志曰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

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

古書彙編鑑類函

卷言天

人部 富

三

運得使風十數日節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
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
黑印朱加紅富遂將國 又曰明沈富字仲榮行三故
吳人呼沈萬三爲江南第一家二子茂旺太祖定鼎金
陵召廷見令歲獻白金千錠黃金百斤甲馬錢穀多取
資於茂茂後得罪發遼陽從戎又穴地得金牛馬亦累
千云 明初政記曰洪武嘗問戶部天下民孰富對曰
以田賦較之惟江浙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
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石至千石者五十六
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二

錢飛至其家拾而得之尋巨富錢數至千萬南唐近
事陳繼善自江寧尹拜少傅致仕富於資產杜絕賓客
惟白荷以鋤理小圃成畦取真珠布土壤間

若種蔬狀既種俯拾周而復始以此為樂焉
足穀
多田北魏瑱言相國韋輔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
田美產最號膏腴積稻如坻皆為帶穗咸通初授
嶺南節度使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倉粟之戒苗從
容奏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固無用倉矣帝曰此所
謂足穀翁也唐盧從愿傳從愿盛

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目為多田翁
窖粟
貨殖傳宜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
爭取金玉而任氏獨害粟楚漢相距梁陽民不得耕種
水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

錦繡萬花谷唐馮益豪俠入朝載金一舸自隨
積財如山
閉門成市王隱晉書石崇百道營生積財
如市東觀漢記樊重素富閉

門成市
輜車千乘 僮客萬人史記穰侯出關輜車千
乘 蜀志糜竺僮客萬
人皆產 曰安曰富 謂賞謂殃周禮以保息養萬民
巨萬 曰安曰富 謂賞謂殃周禮以保息養萬民

其稅不專取也左傳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
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
天其殃 計算帛金 秤量珠玉徐廣晉紀王戎殖財
賄家僮數百計算金

之也 帛有如不足下 史稱陶白 漢著程羅白圭事詳
郭况事詳富二 不過百乘 三致千
富二 漢書程鄭治鑄富好車
氏又曰成都羅衰貴至鉅萬

金禮記家富不過百乘 史記范 漿酒霍肉 鑿金
鑿玉 鍾漢書鮑宣上書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
頭盧况皆用致富非天意也 鹽 饌飾綵績 原谷
鐵論富者銀口黃耳金罍玉鍾

量馬牛 宋史石保吉傳保吉累世將相家多財所在有
畜牧及眾斥賣求奇繪物間獻遺戎王戎 漢書烏氏廐
王十倍其價與之畜畜至用谷量牛馬 增擬干公

室 比之邦君 反坫齊人 不以爲核 二後漢陰與傳宣

帝時陰子方者臘日晨炊而竊神形見于方再拜受慶
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
頃與馬僕隸

比之邦君 **兼有山海 資之天地** 卿藍記高陽王
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 **金瓶**

宋王安石與馬運判書欲富天下則資之天地 **金瓶**
銀甕 珠殿玉堂 器有水晶鉢瑪瑙玲瓏赤玉卮數十
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金瓶銀甕百餘

口既繁盤合稱是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按行
府庫錦繡珠璣羅綺充積其內 五代南漢劉
龔世家龔好奢後悉聚南海珍寶以為玉堂珠殿

牀為玳瑁 **憲有珊瑚** 唐沈佺期七夕曝衣篇瑁瑁筵
中別作春珊瑚 衆人之怨 君子所辭 曰富者家人

之怨也 禮記君 皆及十世 不出徵財 南中志益
子辭富不辭貧 世 九經制財章富不出徵財 當畜五持 願足

銀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 當畜五持 願足
世 九經制財章富不出徵財 當畜五持 願足

古書篇鑑類 **卷責** 人部 富 去
百羊 孔叢子猗頓魯之窮士聞宋公富往而問術公告
氏之南滋息以與故曰猗頓 金樓子魏文侯見羊九十

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
九而願百嘗訪巨里故人其鄰人貧有一羊者富拜
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百則牧數足矣

北路南路 黃衣白衣 南史徐君禕傳君禕為湘東王
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時襄陽魚兒侍妾

以景後稱于是卿中話曰北路魚南路徐 道一黃衣
尚書言某昔在卿里性疎簡喜賓客嘗有二宿一黃衣

一白衣詰其家求宿舍之隱事夜問二容牀上錫然有
聲久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 彈以金丸 躡皆

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彈以金丸 躡皆
珠履 西來舖記漢韓嫣好彈以金為丸所失者日有十
君寶容三千 **可埒王者** 不如儒生 頓用鹽起而

人皆躡珠履 **可埒王者** 不如儒生 頓用鹽起而
郎鄆郭縱以鐵治成業與王者 後自能得 此安可
降富 論衡富人不如儒生

加晉石崇傳崇父苞臨終分財牧與諸子獨不及崇其

王績傳績脫色愛財極意收斂舍儲庫藏盈溢臨終有

啓遣中錄事參軍謝靈運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

始知其富以爲財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連車列騎

金盡於此平宜融曰此之連車列騎賦省而民富足温衣

藏新食陳者未伐胡越之時田賦省而民富足温衣

飽食茲新食陳布帛充用牛馬成樹榆成籬吐金

羣農夫以馬耕載而民莫不騎乘太守以部下百姓苦

滿釜三國鄭渾傳渾爲山陽魏郡太守以部下百姓苦

異記晉時晉陵薛願家有虹飲盡中水須臾而竭願因

吐金滿釜而去願家大富不待委積欲爲繫援雨

外傳安命養性者不待委積而富國語董叔將

取于范氏叔向曰范氏富蓋已平日欲爲繫援焉居渭川

金十斛種橘千頭述異記翁仲孺家貧力作居渭川

三國吳李衡每欲墾產業妻習氏不許衡密遣人千龍

陽種橘于株臨終戒其子曰汝毋惡吾營家故家貧如

此吾千汜川種橘乃千頭木奴不費汝衣食王清買

粟及腹忍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木也汝勿研

其下得大瓮二散錢實之王清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

古壽淵鑑類圖

卷百夫

人部富

七

月則令妓女圍涇渭溉田黃紫標萬內確貨財

家以田爲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灃澗極
膏腴上賈他財物稱是南吏梁臨川靜惠王宏傳宏
性愛錢百萬一粟黃榜標之千萬一庫懸庭中栽樹
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計見錢三億餘萬

各出一枝 樓上扣鐘便輸十萬姓譜宋馮大亮見樓
枝才五六寸日可栽庭中樹徑尺則家財百萬何月而
樹空金玉自至中朝故事京華自黃巢退後修葺
幾毀之處時定州有王酒胡居下上都巨富納錢三十
萬買助修朱雀門僖宗詔令重修安國寺畢親降車輦
以設大齋日有能拾一貫文卽打一棹齋罷王酒胡
半醉而入運上鐘樓連打一貫文卽打一棹齋罷王酒胡
一百下便運錢十萬入寺

錢用一文見郡王之獨坐 姓譜梁裴之橫少好實游
以其縱誕乃爲侯被蔬食以激厲之不事產業兄之高
富貴必作百幅被迷與僮僕數百人于苻陂大營田野
遂至殷富後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委
巷載談宋南渡諸將韓世忠封蘄王楊沂中封和王張

俊封循王俱享富貴之極而復復善治生其罷兵而歸
歲收租米六十萬斛紹興間內宴有優人作善天文者
云世間貴官人必應星象我悉能窺之法當用渾儀設
玉衡若對其人窺之見星而不見其人若玉衡不能測
辨用銅錢一文亦可乃令窺光堯日帝星也秦師垣日
相星也韓蘄王曰將星也張循王曰不見其星衆皆駭
復令窺之曰中不見星只見張郡王在

錢眼內坐殿上大笑俊最多貲故譏之 **波潮噴激真**

推袁氏之名園 珠玉贈遺咸羨王郎之善筆 西京雜
富人袁廣漢藏錮巨萬家僮八九百人於北邙山下築
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構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不斷
牦牛青兕奇獸委積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潮黃白鸚
鵡紫鴛鴦于中江鷗海鶴孕雞產穀奇花異草靡不具
植屋皆徘徊連屬重閣修廊行之移晷不能徧也拾
遺記取邪王溥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筒插箠於洛陽市
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做其書者丈夫贈以衣冠
婦人遺以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於廩九
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

洛陽稱爲善筆而得富

古齋淵鑑類編 卷五十八 富 六

戒懼

原知止

能散 老子知止者當禮積而能散

不貪

周施

左傳子

以不貪為寶

後漢書折象父國為鬱林太守有貲財二億家僮千八百人及國卒象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

金帛資產

賑施宗族

泛游湖湘 三國志溫恢傳周施親跡 恢內足于財曰世方亂安以富為一朝盡散賑施宗族州里高之比之

郁越

已瘞編洪武初嘉定安亭萬二富甲一郡嘗有

人自京師

同問其何所見聞其人曰上近日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

高丈五

猶披被萬歎曰兆已萌于此矣即以家貲付託諸僕買巨船載妻子泛游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

以次籍沒獨

萬獲令終

驕佚

附

原服文彩 食膏粱

老子服文彩厭飲食是為盜夸國語膏粱之性難正也言易驕難

古查齋淵鑑類函 卷三十六 人部 富 九

正皆窮上品 猶無下箸

南史到揭傳揭資藉豪富厚自奉養供一身一月十萬宅宇山池伎妾藝者窮上品晉書何曾傳

曾字穎考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于王者每燕兒不食大自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拆作十字不食食曰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鳥羽擇木

人乳蒸肫

唐書韋陟傳陟性侈縱侍兒鳥羽擇木每食厨中所棄猶左右常數十窮治饜羞以書使侍妾主之裁答授意而已陟准署名自謂所書陟

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荀公五雲體晉書王濟傳帝常幸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問

其故答曰以

塗巷盈滿

錦繡垂持 港之貴戚豪強人乳蒸之

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賁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

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五代王鏐傳鏐襲成德軍節度使梁太祖以女妻之即位封越王鏐驕

千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推錦綉幸持而上海出迦月忘

歸

各執一器

必費萬錢

五代南唐孫晟傳晟事李

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眾伎各執一器環立而

侍又梁趙擊傳擊子巖自以有功又尚長樂公主聞

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盛豐聽其不及乃占天下

良田大宅哀列商賈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

一飲食必閣名多寶館造迎風陽園已急似道日

費萬錢坐葛嶺起樓閣亭榭取宮人僮尼有美色者為妾日淫

樂其中惟故博徒日至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嘗與羣

妾踞地聞蟋蟀所狎客入戲之日此軍國重事耶醜嗜

寶玩建多寶閣日一登玩如藍日河間王琛嘗語人

云石崇乃是庶姓猶能推頭狐狡畫茅雕蕪况吾大魏

天潢不為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

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奈未李苑包山藪舫立亭

枝條入簷伎女樓上坐而擲食池後漢梁冀傳冀大起第舍冀妻孫壽亦對街為宅彈

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

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凌跨水道金玉珠璣吳

古香齋補鑑類函

卷五十八部富

字

方珍怪充積藏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

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

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遊觀第內

多從娼妓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煥恣

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

禁同王家西至弘農東界榮陽南極魯陽北達河淇包

含山數遠帶丘荒周旋封域殆將千里之致歌童舞女當

場居家頗失於修家庭穿絕及出鎮鄂州乃合十餘船

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絕長美景賓僚並集泛

為大舫于中立亭池植菱荷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

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禍難

園將殲

必毀左傳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富于其舊

白帖盈必

生孽

賈害左傳蘊利生孽又虞叔有

日周諺有之曰匹夫無罪懷璧

焚身

覆餗左傳象

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

焚其身 易鼎

陳車服

墜腐鼠

左傳鄭駟秦富而後變大夫也而帝

折足覆公餗 陳卿之車服于其庭鄭人惡而役之 列子虞氏梁之富人錢帛無量登高樓臨大路陳酒擊博飲客相隨而行飛薦適陸其腐鼠中伏客俠客相謂曰虞氏富樂乃辱我以腐鼠乃聚眾攻之滅其家

貪富

原行妨

欲縱老子難得之貨合人行 禮記欲不可縱 晉書吳隱之

載寶

飲泉

種弓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 晉書吳隱之 傳廣州石門有水口含泉飲者懷無厭之欲

增帖

勢敵國

宋符彥卿傳彥卿大名以政委平校劉思 宋秦檜傳檜開門受賂富

市帶償價

行服分

敵于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 五代漢蘇逢吉傳逢吉納貨賂市權嘗官誘者謹謹

資

鳳翔李永吉初朝京師逢吉以永吉故秦王從驥子 冢世王侯當有奇貨使人告永吉許以一州而求其先

王玉帶永吉以無為爾逢吉乃使人市一玉帶直數千

古香齋集類

卷一百一十八

富

三

得責永吉償之 金忽覩傳覩以后戚賊汚不法 其在橫海拜富人為父及死為其行服而分其資

成市里

室充珍玩

晉羅尚傳尚性貪富擬魯衛家成 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 又王

國寶傳國寶貪縱聚斂不知紀極後 房伎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入庫取帶

給

麻助緝 北史達奚武傳武性貪吝其為大司寇也在庫 者自晉公護護以武勳重不彰其過因而賜之時論鄙

焉 唐書滕王元嬰傳高宗嘗賜諸王綵五百以元嬰 及蔣王貪黷囚下書曰滕叔蔣弟不

酒賜給林二車助為錢緡二王大惠

吝嗇

原甚愛

既鐵老子甚愛必大費 前漢書貨 類傳周人既鐵注鐵者儉賈也

衣弋

綈

鑽季核

漢書張安世身衣弋 綈夫人自紡績家儉 常出貨之恐人 得種恒鑽其核

癖譏和嶠

疾笑王戎

晉書和嶠高 癖王戎者而至

杏吐預以為嬌有錢樹 又王戎園田水碓周遍天下
自批牙鑿晝夜算計儉蓄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
疾

還直乃歡 **遺衣更取** 晉書王戎事許乞假三
又王戎事許乞假三

增空懸金帛 **常棄珍羞** 南史梁諸子傳圖正武陵王
紀第二子紀聞國難謂僚佐

巴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黃金一斤為餅百餅為
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祖請用金銀

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為用 又
朱异傳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

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賄充積性吝嗇未
嘗有散施厨下珍羞巨欄博博每月常

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贖

增奇智 青黎子梁王曰陶之朱公以
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 **貧母** 唐柳宗元
答元饒州

論政理書富 **出盜** 論衡農商殊業所蓄之貨貨不可
室貧之母也 同計其器相量其多少其出盜者

吉蠹淵鑑類函 **卷責人部** **富**

名曰富人富人 漢書成都羅哀貨至巨
在世鄉里願之 **原貲次如直** 萬初哀賈京師為平陵

石氏持錢其人強力石氏貲次如直親信之遣令往來
巴蜀數年間致千餘萬哀舉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

權力詐貸郡國人莫敢負 **增鞭懸桑樹** 晉中興書上
注如氏苴氏皆富人也 黨絕瑗家大

喪疾貧苦營紉下淳于智智作封成日君宅東北有冬
桑樹召至市入門數十步直有一人將新馬鞭就買者

以懸此桑樹三年直暴得財也瑗承其言請市果得馬
鞭懸之三年後浚井得錢千萬銅鐵雜器復可二千餘

萬于是家 **抱甕可熟** 獨異志晉羊琇家富豪秋冬月
業用甕 造酒令人抱甕須臾易之有頃

熱 **用財自衛** 史記巴蜀寡婦清能 **積如山** 漢
董卓傳皇甫嵩攻卓弟曼于郾鄆中珍積如邱山

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綺續穀純素奇珍積如邱山
室有牛聲 五代袁象先傳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
子正辭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與
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耳宜

益以錢聲必止
聞者傳以為笑
姓譜宗連長安富人季女賢而有色欲求賢婿時趙

元叔豪宕家徒四壁宗以女妻之與叔婢二十餘口馬

十餘匹金帛巨萬遂為富人
不可祿使監鐵論曰大富則視其

所與韓詩外傳富則視其所與游聞公子漢書貨殖傳南陽宛孔

游諸侯因通商賈之誤入卿內語林劉實詣石崇家

利有游聞公子之名氏大鼓鑄規陂田連騎

北齊後主武平初王氏與同邑人李家為婿載酒宴會

行不過三里日沒漸暗見南五十步外有赤物大如升

若流星曳影其妻遂下車載拜張褰引之便入裏下還

家觀之乃金也遂盛於庫櫃每至良辰恒以香火祈恩

後四方異貨畢集其家出蠶每年百倍庭生一桑樹枝

葉異於眾木數年之間遍滿一院奇禽異鳥莫不極集

家遂大富字有青麻春消記聞宜和間科增都縣免夫錢

海州有楊秀才妻劉氏饒于財乃以

古書淵鑑類函 卷書六 八部 富

十萬錢代下戶之輸縣令欣然輦還庫藏為空翼日庫

錢復滿每緒首有青麻二字觀者異之或曰聞青州有

麻十萬家豈神運至此耶劉因密令往青

州踪跡之果有麻氏失錢其後家益富云 木土被文

銅漢書貨殖傳富者木土 藏酒萬餘石史記大宛列

被文錦犬馬餘肉粟 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

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 戒懼附

原毋苟得禮記臨財毋苟得

驕伏附

原不期俊尚書傳富不與增選極一時晉書賈充傳

既為充嗣負其驕寵奢後踰度室宇 駿馬侯服北史

崇僭器服珍麗歌童舞女選極一時 死恃此益橫爾朱

榮傳榮子文略初神武遣令恕文略十 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

諸王共假寶物以邀之文略弊衣而往從
奴五十人皆駿馬侯服其象縱不遜如此
速探牛心
晉書王濟傳王澄以帝與奢豪有牛名八百里敬常豎
其蹄角濟射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墮之愷亦自恃其
能合濟先射一發破的兩破胡林比左
右述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衫皆火浣宛
餘編晉武帝時外國有進火浣布者帝服以幸石季
倫季倫身敝服候帝左右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禍難

多藏厚亡 老子多藏必厚亡

頽水清濁

漢魏其武安侯
傳灌將軍大夫家

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千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難
利橫于頽川頽川兒乃歌之曰頽水清灌氏寧頽水濁
灌氏
麻鞋一屋 頽氏家訓部下有一領事貪積已甚
五錢為率遇有客至更無以兼後坐千朝衣看膳以十
其家麻鞋一屋蔽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 令尹
不免 國語鬬且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
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

古書淵鑑類函

卷貢夫 八部 富

富

吾見令尹令尹問蓄
粟積實如餓豺狼焉 福進玉枕 五代漢史弘肇傳燕
錢十四萬遺億賣之淮南以鬻茶億隱其錢福進管責
之僅乃誣告福進得趙延壽玉枕以遺吳人史弘肇捕
治福進棄市 子昂筮卦 唐陳子昂傳子昂父世高貴
籍其家財 子昂解官歸縣令段簡貪暴
闢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緡筒薄其賂捕送
獄中子昂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佑吾殆死乎果
死獄 何不早散 東市崇欽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答
日知財致害 一騎走南山 五代唐臣列傳劉延朗掌
者不以功次為先後納賂多者得善州少及無賂者得
惡州及晉兵入延朗以一騎走南山過其家拊而歎曰
吾積錢三十萬于此不知
何人取之遂為追兵所殺

貪富

饕餮 左傳饋雲氏有不才子貧于飲食
昌于貨賄天下之人謂之饕餮 影質 北史
徐遵

明傳遺明講學于外二十餘年海內無不宗仰頗好聚
斂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
物以待之

名曰影質 **地瘠**唐書李愷并州人頗瘠 **為郡四盡**

南史梁魚弘傳引累從征討常為軍鋒歷南譙肝瞻竟
陵太守常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魚龍盡山中麋
鹿盡田中穀木

盡邨里人庶盡 **傷腰折股**左魏孝明王公嬪主從者百
餘人皆令任力負布絹即以賜之多者過二百疋少者

百餘李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願仆于地崇乃傷腰
融至損脚時人為之語 **結為兄弟**北齊齊濟陽王紹

陽與大富人鍾長命結為義兄弟弟與長命妻為 **置**
姊妹責其闔家長幼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貧

金牛後釋海秦惠王伐蜀刻五石牛置金于後曰此天
秦使張儀隨 **取不見人**列子齊有欲金者至鬻金所

其後開蜀 **足以畢老**魏志董卓築郿高與長安城埽
之時徒見 **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

金不見人 **積穀為三十年儲**云事成雄據

天下不成守此足以畢老及卓死塢中金二二三 **且寄**

萬銀八九萬奇玩雜物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且寄**

且養天中記益州新昌縣舍夏侯彪之乃取十千錢分買
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須此且寄雞母抱之遂成三萬

頭經數月便令賣却一雞三十錢得三十萬又問竹筍
一錢幾莖曰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謂里正曰吾亦未

須此且林中養之至秋竹成每莖十錢遂得五十萬

渠伊擗鬚天中記張崇帥廬州士庶苦之常八鬚廬
復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有罷府之議人崇

不敢指實道略相見皆擗鬚相慶崇歸又微擗鬚錢

吝嗇

增獵酒續世說漢孝思在上黨五年性鄙吝未嘗與賓

怒曰必是 **原從洪貸絹**魏志曹洪家富性吝嗇又帝

來獵酒也 **原從洪貸絹**魏志曹洪家富性吝嗇又帝

恨 **食常不足**百頃食常不足 **增頻拾仰取魯人**

之 **食常不足**百頃食常不足 **增頻拾仰取魯人**

古書類編

卷之三

人部

高

重

俗儉晉而丙氏尤甚以餓治起富至巨 啖肉封殘此

萬然家自父子兄弟納婚有拾仰有取 項言尚書歸登性甚吝常燻一羊脾旋割旋噉封其

殘者一日登妻悞于封處割食登不見原封大怒其妻

由是沒身 止有二非 仰蓋記李崇為尚書令富傾天

肉食內 兩味止有二非崇吝李元祐語人云李命公一食十

八種人問其故元帖曰二非一十九八聞者為之大笑

行如環 珮周太祖紀東部侍郎張允家資萬計而性吝

環 雖妻子亦不之委常自繫眾鑰于衣下行如

不知景 卿三輔決錄起宅得錢貲至一億七千萬富

聞京師而性儉吝常宿客舍雇錢甚少主人曰君士

大夫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則不知實是景卿

刺史不守 鞋天中記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少奴告以

新鞋而入仁凱廳前樹上有鴛鴦遺門夫上樹取其子

門夫脫鞋而緣之仁凱令奴著鞋而去門夫徒跌詎之

仁凱曰刺史不是守 鞋人注鴛鴦木鳥也

百真淵鑑類 卷之六 人部 富

富五 增詩唐高適行路難曰君不見富家翁舊時貧賤誰比

數一朝金多結豪貴百事勝人健如虎子孫成行滿眼

前妻能管絃妾能舞自矜一身忽如此却笑傍人獨愁

苦 宋蘇軾詩曰君家稻田冠西蜀擣玉揚珠三萬斛

寒江流水起書樓碧瓦朱欄照幽谷傾家取樂不論命
散盡黃金如轉燭
增賦漢班固西都賦曰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窮谷陸
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
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為近蜀

張衡西京賦曰其館室次舍采飾織縷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隋珠以為

燭金卮王階彤庭輝輝珊瑚琳碧瑤珉磷彬珍物羅生

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注琳碧瑤珉皆玉石磷彬

雜色也雖館宇不廣大然飾飾華麗無有越于天子者矣晉左思蜀都賦曰閨闈

之里伎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

波黃潤比筒籬金所過侈侈隆富阜鄭垆名公擅山川

貨殖私庭藏經巨萬瓠視兼屋亦以財雄翕集邊城注

異也言房屋雖異機杼和鳴黃潤謂筒中細布也籬盛金之器梁益之間栽木為器曰籬裂帛為衣曰機兼室

者皆有常課至擬于王者翕集米盛貌臚叩是蜀之邊縣故亦云邊城又吳都賦曰富中

古書淵鑑類函

卷一百六

人部 富

三

之賸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

兼巷矜其寡居則珠服玉饌

疏漢鼂錯論貴粟疏略曰今農夫被水旱之災急政

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

取倍稱之息于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

賈大者積貯信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

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

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

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

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井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

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

論宋劉峻廣絕交論曰富埒陶白貴巨程羅山擅銅陵冢傳金穴出乎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鐘則有窮巷之窟繩樞之士藁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躡蹀躞登鱗萃分鴈鶩之稻梁霑玉笋之餘漚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志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

宋馬端臨論坑冶曰漢法置小鐵官徧于天下獨未聞有犯金之禁鐵至賤也而權之析秋毫金至貴也而用之如泥沙然則國家之征利無資于金也貨殖傳所載蜀卓氏山東程鄭宛孔氏魯丙氏稱爲尤富然皆言其擅鐵冶之利而未聞有藏金之事然則豪傑之致富不由於金也

古書滄淵鑑類

卷五

入部 富

天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七

人部四十六 貧

貧一

○爾雅曰窶貧也疏曰窶者無禮也說文曰貧財分少也

○原呂忱字林曰窶貧空也方言曰南楚人貧衣被醜敝

謂之須捷捷謂狎走或謂之襤裂襤衣環貌百樓或謂之藍縷左傳曰革

路縷縷尚書洪範六極四曰貧詩曰出自北門

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 又曰三歲食貧

又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禮記曰天子布德行惠

命有司發倉厚賜貧窮 **○**原又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

古香齋編類函 人部 貧

○又曰君子雖貧不弔祭器雖寒不衣祭服 **○**原又

曰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葺戶圭竈并日而食易衣

而出 **○**詩說曰邠風有狐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

涉水而傷之賦也 韓詩外傳曰孔子曰貧而如富其

知足而無欲也 戰國策蘇秦曰貧窮則父母不子

史記貨殖傳曰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

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

澤不辟矣 李斯傳曰悲莫悲于窮困 漢書曰貧者

短褐不完嗒救飲水 禮樂志曰奢泰則下不遜而國

貧 五行志曰寒則不生五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

鬻錯傳曰民貧窮者變其業 食貨志曰貧民常衣

牛馬之衣裴衣類也 董仲舒傳曰貧者窮急愁苦而上不

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

之所以繁而奸邪不可勝者也 南史李鴻傳曰鴻謂

古人安貧清白曰巨擘而不淄曰白 通鑑田子方曰

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耳安往而不

得貧賤哉 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 列子曰

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 又曰貧者士之常也 管子

曰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 荀卿子曰仁義之於

人也譬之若財貨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寡少有之

古書通鑑類圖

卷言七 人部 貧

二

者貧至無者者窮貧猶勝於窮也 邵析子曰與貧者

言依於利 韓非子曰用力者寡則國貧 又曰無饑

饑疾疢禍皇之疾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情也 宋玉九

辯曰坎墮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呂氏春秋曰世皆

以珠玉為寶寶愈多而民愈貧失其所寶也 漢王充

論衡曰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為內內中空虛徒四壁立

黃憲外史曰貧者不報人以幣 魏劉劭人物志曰

伎倆之政宜於治富以之治貧則勞而不困 北齊顏

氏家訓曰南人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齎整而

家人妻子不免飢寒 原宋書顏延之庭議曰富則盛

貧則病矣不惟形色羸廡或亦神心沮喪非但交友疏棄必有家人誚讓

增宋王安石言事略曰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明楊思義傳曰思義爲戶部尙書帝諭之曰先王之世無不耕之土不蠶之民自什一制湮技巧作而農桑業廢一民負耒百家待食一女理織百夫待衣欲民不貧何可得也

貧二

原六韜曰成王問太公貧富豈有命乎將理生不得其意太公曰盜在其室計之不熟一盜收種不時二盜取婦無能三盜養女太多四盜棄事就酒五盜衣服過度

古書爲鑑

卷五十七

人部 貧

三

六盜封藏不謹七盜井竈不便八盜舉息就利九盜無事燒火十盜安得富也

增劉向新序曰甯戚欲干齊

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爲商旅賃車以適齊暮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賃車者執火甚盛從者甚衆甯戚飯牛於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商歌桓公聞之執其僕之手曰異哉此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戰國策曰莫敖子華對楚威王曰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儲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史記滑稽傳曰楚孫叔敖病且死

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窮困有新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死屬我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或餘像孫叔敖楚王與左右不能別也以爲孫叔敖復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必如叔敖不如自殺

原

晏子曰晏子方食

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

直其淵鑑類

卷五十七

八部 貧

四

公曰晏子如此貧乎使致千金以奉賓客 國語曰叔向見驪宣子宣子憂貧叔向賀之宣子曰吾有卿名而無其實無以從二三子吾是以憂子賀我何故對曰昔欒武子無一卒之田諸侯親之戎翟懷之以正晉國今吾子有欒武子之貧吾以爲能修其德也是以賀若不足憂德之不修而憂貧之不足將弔不暇何賀之有 莊子曰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孺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

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也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孔子謂顏回曰家貧居卑胡不仕乎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夫子愀然變容曰蓋哉回之意 禮記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

古慕獨離類圖

金書七

人部貧

五

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 孫卿子曰子夏貧常懸鶉衣於壁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我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我不復見 **增**高士傳曰周威王時齊隱士黔婁子守道不屈卒時覆以布被覆頭則足露覆足則頭露曾西曰斜其被則斂矣其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 **原**莊子曰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河侯曰我將得邑金貸子三百金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有鮒魚焉問之曰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將南游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

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得升斗之水爲活爾君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枯魚之肆 又曰子輿與子桑友而霖

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子桑若歌若哭鼓琴曰父母豈欲我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不得也

戰國策曰齊人有馮煖者貧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竄食門下 劉向新序曰子列

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子列子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士乎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士乘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室妻望而拊心曰聞爲有道者妻子

古意篇鑑類圖

卷七 人部 貧

六

皆得快樂今妻子皆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先生又辭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者也以人之言而知我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其罪我也又將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東坡志林曰齊顏蠲與齊王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蠲辭曰玉生於山制璞則破焉土生於野推選則祿焉然而璞不完形神不全蠲願得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富貴蠲可謂安於貧者也

原史記甘茂傳曰甘茂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遁逃無所容迹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

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
無損子之明今臣困願以餘光振之

增前漢書食貨

志曰始皇并天下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男子力耕
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足衣服

師古曰太半三分取其二

史記陳

丞相世家曰陳平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獨與

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長大美色人或

謂平曰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

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 淮陰侯傳曰韓信

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商賈

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

縣各南昌亭

古書淵鑑類編

卷百七 八部 貧

七

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

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

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

原齊悼惠王世家曰魏

勃少時欲求見丞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蚤夜

埽齊相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爲物而伺之得勃勃曰願

見相君無因故爲子埽欲以求見於是舍人見勃曹參

因以爲舍人

增酈生列傳曰酈生食其者陳留高陽

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

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 外戚世家曰竇

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

至宜陽爲其主入山作炭寒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壓
殺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曰當封侯 滑稽傳曰東
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
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爲二千石佩
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
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
當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
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耶 司馬相如列傳曰
相如與卓文君馳歸成都家居徒四壁立 **原**漢書宋
買臣傳曰買臣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樵賣以

古登齋齋鑑類圖

卷之八 八部 貧

八

給食妻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妻曰
如公等終當餓死買臣不能留卽聽去 **增**主父偃傳

曰偃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
困後爲齊相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數曰始吾
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
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無復入偃之門 司馬遷傳
曰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左右親近不爲
一言 潛夫論曰兒賣賣刀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
者身貧也倉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後漢
書鄭元傳曰元字康成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數千

百人 郭丹傳曰范遷爲公輔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年家無擔石焉

原三輔決錄曰第五

頡字子陵倫小子洛陽無主人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原後漢書鍾離意傳曰藥松者河內

人性樸忠家貧爲郎嘗獨直臺上無被枕衾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松問其故甚嘉之

注衾謂粗几也方言云蜀澤之郊曰

衾

原謝承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少孤家貧無書常

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

古齋齋鑑類圖

卷一百一十一

九

家之言 續漢書曰王苑字孫仲安貧茅屋蓬戶藜藿

不厭 又曰范丹桓帝時以丹爲萊蕪長不到官遺黨

人禁鋼結草而居有時絕糧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

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范曄後漢書曰李充字大遜

陳留人事母至孝家貧兄弟六人同衣出入

增三國

胡質傳曰質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嘉平

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書衣篋而已 關澤傳曰澤

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

所寫既畢誦讀亦遍 **原**魏略曰裴潛母之官不將妻

子妻子貧之織荆苧以自供 **增**魏郡原別傳曰原之

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
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讀書者必皆具
百父兄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
涕零也師亦及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
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 晉書殷

仲堪傳曰仲堪每語子弟云人見我受任方州謂我豁
平昔時意今吾處之不易貧者士之常焉能登枝而捐
其本爾其存之 陶潛傳曰潛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
况云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單瓢屢空 元林
坤誠齋雜記曰吳隱之爲度支尚書以竹篷爲屏風坐

占查齋鑑選

卷九 人部 貧

十

無檀席 南史劉訐傳曰訐家甚貧苦併日而食隆冬

之月或無檀絮許處之晏如人不覺其饑寒也 北史

司馬喬傳曰喬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

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

堂焉 高允傳曰允拜中書令司徒陸麗曰高允雖蒙

寵侍而家貧布衣妻子不立帝怒曰何不先言今見朕

用之方言其貧是日帝幸允第唯草屋數間布被緇袍

厨中鹽菜而已帝歎息曰古人之清貧豈有此乎 房

彥謙傳曰彥謙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
無餘財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元齡曰人皆因祿富我

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劉晝傳曰晝少孤貧愛學服膺無倦常閉戶讀書暑月唯著犢鼻裈 北

齊書文宣帝紀曰初高祖之歸爾朱榮時經喪亂家徒

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時帝尚未能言欸然應

曰得活 唐書鄭餘慶傳曰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

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

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

家貧不可妄求取 杜甫傳曰甫少貧自七歲屬辭且

四十年然衣不益體常寄食於人 鄭虔傳曰虔初為

協律郎明皇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為置廣文

館以虔為博士時號鄭廣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杜甫

嘗贈以詩曰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云 唐紀曰李

景讓幼時家貧居於東郭宅後古牆因雨隕陷得錢盈

船景讓母李氏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

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學問有成

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 五代史曰梁朱

誠生三子曰全豈存温誠卒三子貧不能為生與其母

備食蕭縣人劉崇家 宋史呂蒙正傳曰蒙正父龜圖

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 東

軒筆錄曰范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上謁文正

公

贈錢十千明日復謁又贈十千問何汲汲於道路曰老
母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公曰吾觀子才非
凡客也一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吾今補子學職月
得三千以供養子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
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開泰山有孫明復先生
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
歎曰貧之爲累大矣儻索遊至老則雖人材如孫明復
猶將汨沒也 湘山野錄曰范希文少時最貧在長白
山僧舍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以刀劃爲四
塊早晚取二塊斷蕪數十莖酢汁半盂入少鹽煖而啗

古登簿鑑類四

卷十七

入部 貧

三

之如此者二年 稗史曰宋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
營私第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南遷時
北使至內宴宰執與焉使者歷視諸相語侍者曰就是
無地起樓臺相公 夢溪筆談曰宋晏元獻公殊爲館
職時天下無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公是時貧甚不能出
獨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選東宮官忽自中批除晏殊
執政莫諭所因次日進覆上諭之曰近聞館閣臣寮無
不嬉遊宴賞彌日繼久惟殊杜門與兄弟讀書如此謹
厚正可爲東宮官殊對曰臣非不樂燕遊者直以貧無
可爲具臣若有錢亦須往上益嘉其誠實 語林曰蘇

東坡嘗與劉貢父言某與舍弟習制科時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復信人間有八珍也貢父問三白之說坡言是一撮鹽一碟生蘿蔔一盃飯貢父大笑 性理呂氏家塾記曰邵堯夫居洛四十年安貧樂道自云未嘗皺眉所居寢息處爲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又爲甕牖讀書燕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則止不使至醉也嘗有詩曰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貧士傳曰宋賈收字耘老以詩著名善飲酒家素貧東坡先生每念之嘗作古木怪石書其後以贈云念賈處士貧甚無以慰其意爲作古木怪石一紙遇

古晉齋雜類

卷七

人部 貧

三

饑時輒一開看還飽人否若吳興有好事者能爲君月致米三石酒三斗終君之世者當便以贈之不爾當令侍姬掌貯須添丁長以付之也 遼史耶律玠傳曰玠不喜員殖帝知其貧賜宮戶十 耶律海恩傳曰會同五年詔求直言時海恩年十八衣羊裘乘牛詣闕有司問曰汝何故來對曰應詔言事苟不以貧稚見遺亦可備直言之選 金史郝天挺傳曰太原元好問嘗從天挺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饑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饑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 張潛傳

曰潛年五十始娶魯山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賓
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 王政傳曰天會四
年爲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掌軍資是時軍旅始定
管庫紀綱未立掌吏皆因緣爲奸政獨明會計嚴扃鏽
金帛山積而出納無錯銖之失吳王閻母戲之曰汝爲
官久矣而貧不加富何也對曰政以楊震四知自守安
得不貧 元史廉希憲傳曰希憲罷相阿合馬因譴之
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耳希變色曰希憲清貧從何設
宴 許衡傳曰衡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
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 王磐傳

古登齋備鑑類圖

卷七

八部 貧

古

曰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於鄆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
器爲朝暮食 李德輝傳曰德輝值歲凶家儲粟纔五
升其母春逢稗炊藜覓而食之德輝天性孝悌操履清
慎既就外傳嗜讀書束於貧無以自資乃輟業 董士
選傳曰士選晚年好易澹然終其身每一之官必賣先
業田廬爲行資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之士 虞
集傳曰集家素貧歸老後食指益衆登門之士相望於
道好事爭起邸舍以待之然碑板之文未嘗苟作南昌
富民有伍真父者嘗產甲一方娶諸王女爲妻充本位
下郡總管既卒其子屬豐城士甘懇求集文銘父墓奉

中統鈔五百錠準禮物集不許慙愧歎而去其束修羔
鴈之入還以為賓客費雖空乏弗恤也 備遺錄曰明
方孝孺嘗卧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
瓶無儲粟者窮豈獨我哉因相與大笑而止 明劉崧
傳曰崧七歲能賦詩家貧寒無爐火手皸裂而抄錄不
輟 李時勉傳曰時勉成童時冬寒以衾裹足納桶中
誦讀不已

貧三

原蓬室

棘庭 高士傳老萊子以蓬蒿為室詳隱逸二
抱朴子葛洪貧無僮僕羅洛頽決棘

荆叢生

夜耕 晝傭 陶潛搜神後記周孿貧而好道
夫婦夜耕 後燕錄王高夫妻

古藁油鑑類函

卷七 人部 貧

五

書則備耕夜
則伐草燒磚

茅宅 蒿牀 李劭別傳公居貧而不好
修產業有稻田三十畝茅

宅一區 皇甫謐高士傳田禾
牛衣 蝸廬 漢書王

年老家貧茅居蒿牀守道不仕
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卧牛衣中與

妻訣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
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

魏書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意故身退之後
家無餘財起蝸牛廬

居止其中妻子凍餓 蓬齋 席門 抱朴子葛洪家貧
漢書陳平家貧好讀書不營生業居

窮巷中以席為門然門多長者車轍
賣卜 傳書司

慮績漢書范丹桓帝時辟為太尉自以狷急不能從俗
傲服賣卜於市 魏收後魏書崔亮字敬儒家貧傭書

業 葦戶 蓬廬 禮華戶圭齋詳亮一
張衡歸田書

地則更登 又沈麟士傳居貧織簾
採杞 緯蕭晉

逸傳夏統字仲御孤貧事母孝每採拾求食不肯仕莊子河上有家貧持緯蕭而食者吞紙

賣文山堂肆考義陽朱詹好學家貧口不炊爨然

糠運穀南史顧歡傳歡字景怡湘中有學舍歡貧無節讀書或然糠自照碑史陳茂烈官至御史致

衣螢囊唐杜甫詩烏几重重縛鵝衣寸寸針管車

十以厚報拙謀無讓及貴厚報之謙已亡必酬贈

其家晉陶侃詩貧教烹犬宿藁字知道居丹陽

謀事拙病使出言憂烹犬宿藁字知道居丹陽

築室五州山下誦讀不休家貧或終日不得食鄰僧乞

米送之一日龔農卿導孫常州吳會造其廬無以為具

乃烹犬食之二公忻然盡歡歎息而去三輔決錄孫

晨字元公家貧不仕居社城中織箕為業為郡功曹冬

月無被有藁一束原立腓石宿白社周禮以腓石

暮宿其中旦收之原立腓石宿白社周禮以腓石

古齊齋鑑類圖卷書七人部 貧

近狷獨老幼之欲有復于土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腓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王而罪其長晉董京傳京字

威輦嘗宿洛陽白地無立錐室如懸磬史記孫叔

社中時乞於市居常待終非力不食高士傳榮啓

懸罄野無青草居常待終非力不食高士傳榮啓

之常死者民之終居常以待終何不樂也家無正

漢徐穉傳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家無正

寢食不盈腸唐溫彥博傳彥博家貧無正寢又

錢服相周原琴歌自樂戴顓聞而迎之周以錢服

及還悉供諸衆無衣者高士傳榮啓期鹿裘帶

索援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樂也對曰吾樂甚增

賜十萬錢封四百戶陽尹疇傳初朝議欲以疇為丹

居之求補廬陵郡乃拜疇廬陵太守以疇家貧無以上

道賜布百匹錢十萬史記楚孫叔敖死其子貧困負

薪傳孟言於楚王於是召叔敖書樵夜讀春韭夏

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書樵夜讀春韭夏

唐馬懷素傳懷素客江都師事李善會無資書樵夜

輒然以讀書堯山堂外紀周彥倫清貧寡欲終日

常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王儉嘗問彥倫山中何所

食答曰赤米白鹽綠菜紫蓼文惠太子嘗問何味最佳

答曰春初早見辱友婿為哀王孫漢嚴助傳上問

非夏末晚菘曰家貧為友婿富人所辱漢紀韓信家貧釣于城下

有漂母飯信信曰吾必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

吾哀王孫而進景略警春少游與衣山堂肆考王

食豈望報乎貧以警春為事嘗至洛陽有人買春曰吾家在此可隨

取直猛隨至深山中見一老翁引猛進曰大山馬公可

進猛拜翁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奮送出山猛顧視

乃嵩山也又宋泰觀字少海嘗遺錢交穆詩三年京

國鬻如絲又見新花發故枝日典乞不多取貧不

春衣非為酒家貧食粥已多時苟得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驟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

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各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

貧也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所欲證而不言因

古香淵鑑類編卷百七人部貧

與脯搗及衣取其脯一胸脯一升而已貧上傳河上

貧者宋人也家貧緯蕭而食其子沒于淵得千金之珠

子尚奚有哉君子謂

其不以貧而苟得焉

乞食以葬帶經而農

雜傳李

琪兄珽唐末舉進士及第為監察御史丁內艱貧無以

葬乞食而後葬音皇甫謐傳謐居貧躬自稼穡帶經

而農遂傳綜典

牽船作屋編草為裳

南史張融傳

籍百家之言

處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上問其從兄緒緒

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于岸上住晉孫登

傳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為土窟居

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請易撫七經琴見

者皆親義不獨飽意將何求

南史郭原平傳原平

樂之有奇味唯餐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養不辨

獨飽釋史胡文定公家至貧轉徙流寓遂至空乏然

貧之一字於親故間非准口所不道亦手所不書

錢

古香淵鑑類編

卷百七

人部

貧

何見怪 綿乃生悲 碑史俗傳書生入虛見錢不識或

其不在紙裏中耳 世說宋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
並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思遠宿衣皆
袂布飲酒解眠思遠以卧具覆之百年初不知既覺引
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為感位

竅如七星 覆無一瓦 碑史鄭廣文度屋室破漏自
下望之羨如七星 宋歐陽

脩龍岡阡表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曰汝
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
改其亡也無一瓦之覆 折蒲當紙 映月代燈 晉王

一壺之糧以庇而為生 青少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飲流涕時有暇
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青將鬻羊以償之
同郡許子章敏達之士也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

貧苦學夜無燈 映月尤讀書 蔽前掩後 計口度身 貧士傳郭泰
春秋并日而食衣不蔽形常以益幅自障出入則蔽
前出則掩後 晉王褒傳褒家貧躬耕計口而佃度身

古香齋 藏金以待 出囊為炊 一
而或有助之者不聽諸 志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
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即以此板往責至期果至妻執板
注使金以待知我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斤盛
以青篋覆以銅盤在屋東楹之如下 搜神後記晉謝
端少孤無有親屬為隣人所養富得一 大嚙如三升壺
取以歸貯甕中後見一少女從甕中出至甕下燃火端
日新婦何來而相為炊答曰我天漢中白水素女也天
帝哀卿故使我獲為守舍炊烹而卿無故竊相窺掩
吾形已見不宜復留留此設去以貯米常可不乏

吾親未享 此子屢空 元揭傒斯傳傒斯少處窮約事
有祿八衣食稍踰于前親菽水粗具而必得其歡心嘗
漢賈逵傳逵母嘗有疾帝以錢二十萬使頽陽侯馬防
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于 相士多失
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于首陽山矣

為客甚困 二 詳貧 飢惟晏情 寒有西華 漢東方朔傳
朔字曼倩對

上曰侏儒長三尺餘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餉飢欲死餘亦俸一囊粟錢二百四十侏儒飽欲死臣餉飢欲死南史梁任昉傳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術業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屨練裘道逢平原劉孝標乃

庾郎有菜 范婦無暉 南史齊庾杲之傳杲之初為駕部郎清貧自業食惟有菹菹齏生菹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世說范宣潔行廉約韓豫章遺絹百匹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匹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

牧豕海上 種 范云寧可使婦無暉耶范笑而受之

瓜城東 史記丞相公孫弘菑川薛縣人也時為薛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又蕭相國世家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于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

剡雪相訪 懷書自隨 寓京師其友姜惠氣家築施一日大雪念胸奉母寒餒荷一鍾剡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煙 南史孔子祜傳于祜

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 **賣犬辦嫁** 敘錢為婚世懷書自隨役閒則誦讀 謝石奴請吳隱之為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其貧潔遣女必當率薄乃令遺屬帳助其經營使者至方見一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晉阮脩傳脩居食年四十餘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錢

共處蓬室 合買犢車 南史劉瓛傳瓛兄而不得 一聞為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 漢三秦傳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幕府家貧常步行門下好事者為義合買犢車 **裘敝蘇秦** 衣穿到漚 戰國策蘇秦說秦令乘之 梁書到儼冠屨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豈變

吾志 不因入熱 姓譜宋俞易直尉彭澤不荷取不沾歸 梁書到儼冠屨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 豈變

原往視之問以後事曰棺已具衣已洗附葬先塋他無所須也盧退遺以錢五萬易直曰吾素貧豈以五萬錢變吾志哉世說梁鶴字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故已呼伯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囚

古嘉湖鑑類四八卷七人部貧

九

人孰者也滅
竈更燃之
猶有一劍
不過十金
史記孟嘗君列傳初馮驩聞孟

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

有一劍耳漢揚雄傳碎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僭石之諸晏如也

剪髮易書
載酒從學
元陳祐傳祐少好學家

同食遞衣
決踵見肘
李漢

充傳充家貧兄弟六人
舒被覆書
驅驢負醋
南史

源傳虞通之少好學居屋漏懸梁與乃舒被覆書

肖階而冠四民之貧
更勝故謂之有不可

犯之色犯必有賤者
脫衣為購

士人貧居新鄰之郊以賤貨鬻之
又阮

賣復落埋不謂已入
手

撒屋而炊
南史張融傳三起人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

孝緒傳孝齒家貧無以饜僮安竊鄰人墓
磨鏡以給

糶舉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

嚮馬而歸
典略程堅字謀甫居貧無資磨鏡自給不

參軍比去貧止
隨師無糧
拜官得祿後漢衛

好學問隨師無糧常痛以自給
唐吳兢傳兢自陳家貧

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有詔拜

諫議大夫
李恂拾椽
步臨種瓜
東觀漢記李恂拾椽

困與廣陵衛旌同年相善俱避難江東單身窮
定交枿

實為食
三國步臨傳旌避難江東單身窮

白往舍郵亭
漢吳祐傳時公少穆來遊太學無資糧

共定交于梓白之間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家貧無以

自業素與臨印合王吉相善吉曰長軀宦選不遂而來

過我于舍郵亭
卷禱質酒
然葉照書
北史李元忠傳

如嘗請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庭室

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曳地二公相

古香齋鑑錄

卷之七

貧

手

視歎息而去 唐柳梁傳榮少孤 徒有四壁 不滿

貧好學畫搵給費夜然業照書 萬錢十有五八飢食藜藿寒衣草衣家貧徒有四壁

漢貢禹傳元帝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萬

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襤褸不完有

田一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 同衣而行 五日不食

臣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 後漢檀敷傳敷家貧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又謝承書

曰敷與子孫同衣而行并日而食 南史王智深傳智

深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 書取柿葉 衣得羊裘 東坡

日不得食掘荒根食之 鄭虎高清龍寺貧無紙取柿葉書 北史房景先傳景

先少孤貧龍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

母曰豈可使兒隨侍以供景先也請自來衣然後就學

則惟蘇夜 三旬九食 二日一餐 說苑子思居衛三

沈顛齊末丘荒與家人同甘困餓二日一餐或饋梁肉

閉門不受唯采蕪苜蓿根供食以蕉采白資怡然不改其

貧者類

貧者七

八部 貧

三

樂 使歎驅雀 以冲質羊 南史顧歡傳歡家貧父使

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錦繡萬花谷

晉桓温弟冲並少家貧母患需羊以解温乃以冲質羊

材官起屋 有司立廟 南史王延之傳延之仕宋為

褚彦回以啟宋明帝即敕材官為起三間齋屋 唐

書彘胃傳胃卒以第舍陋不容祭詔有司為立廟

賦饑如鼠 立飽以魚 宋蘇軾詩我貧如饑鼠長夜空

金雀立傳藥安國者管州人年二十餘有勇力嘗為

嵐州招討使以罪繫開封獄既出貧無以為食立潛

結納之安國健 賣宅以葬 結草而居 北史山偉傳

身亡之後賣宅營葬妻子不免飄泊 遺糧受半

後漢范丹傳丹結草室而居所止單陋 入在喪唯免

餉錢立盡先賢行狀胡定字元止至行絕人在喪唯免

定定已絕殺妻子皆臥在牀令即遣緣以乾糧就遺之

定乃受半 貧士傳劉疑之字隱安荆州年饑義季慮

其餒斃餉錢十萬疑之將錢至市門觀有
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自甘餓餓
原三日木

舉火 十年不製衣 莊子曾子在衛三日不舉火
又曾子搗論無衣十年不製衣

增母欲弗與女 吾當為助卿 史邑人劉氏家富女美
範求之女母嫌欲勿與劉氏曰觀君子何辜當久貧首

耶 晉魏舒傳太原王又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然今
未能令妻子免飢寒吾當助卿 **東坡有破硯** **威輦**

營之常賑其匱乏舒受而勿辭 宋蘇軾詩我生無田食破硯邇來硯枯磨不出
無完衣 意七傳董威策在魯陽隱居自給以殘絮纒

帛為衣 鹿駝為障安問紫絲一屨屨作薪空思鳳

百結衣 嶺貧士也竟無半指車以薪為履一厨林食宿其

中畫則窮也夜則何如 紫絲步障四十里 古家解百里笑妻飲曰百里奚五

手皮履別時伏睡 月令章句曰連屨也所以止淫或謂之刺核然則當

特貧困 亦以財作薪炊又言石崇以鐵代薪王

京京銷鑑想 卷書七 八部 貧

辨雷淵之倨乃是就書 **怒管仲**

之貪知非嗜利 金雷淵傳掃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又

穿坐榻無席自以既露恒兀坐讀書入大學衣徹履

以為偕其友商衡每為辨之且彌極焉 史記管晏列

傳管仲貧困嘗歎鮑叔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

叔質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 **相**

依庚氏何妨蔬食園中 **共屬阮門一任綺羅道** **北**

汪傳汪少孤貧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及長好學

外氏家貧無以自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然蔬寫

習 又阮咸傳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阮富而

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采目咸以竿

挂大而噴鼻于庭人或怪之 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

隨 **史欲質錢應愧囊裝能紹** 漢朱買臣傳買臣家貧

東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毋歌恒買

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 南史劉僑傳僑素貧第一

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
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

方為重器相遺豔婦

歸衣資罄乏又恥服過敝盛冬止衣狹襦袴嘗於白馬

寺前逢一婦人容貌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

贈之仍謂曰君方為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

姓名不答而去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

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鸚鵡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

君為歡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

裘貴酒遂相與 謀賣酒于成都 挂百錢於鳩杖惟知綠蟻醪愁 貯

一斛於金狎猶記檳榔消食

錢既修傳修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酌

暢雖家無儋石之儲晏如也 南史劉穆之傳穆之少

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柯檢好往妻兄江氏家乞食

多見辱江氏後有慶會穆之食單求檳榔江氏兄弟戲

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忽須此及穆之為丹陽尹將

召妻兄弟妻泣而告類以致謝穆之日本不匿恐無所

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狎貯檳榔一斛以進

之 古食錄鑑類

卷言七

人部 貧

三

貧四

原短褐

淮南子貧人夏則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

臣

見安門

支暑執冬則羊裘短褐不掩形而楊寵

以為賢

汝南先賢傳袁安居洛陽時大雪丈餘洛陽令拔行

舉為孝廉

雪汝南先賢傳袁安居洛陽時大雪丈餘洛陽令拔行

聞鐘聲即赴會

飯後鐘 山堂肆考唐王播貧而好學客

黎飯後鐘

去後二十餘年得官來守是邢復至木蘭

寺見前詩以碧紗罩之

播成後二句曰二十年摩

得碧紗籠

原藜藿不糝 陳蔡黎藿不糝

云齊人名小

琴書自隨 元康希憲傳希憲出嶺荆南

豈為儋石

琴書自隨

及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

已者知其貧賜白
薪蘇繼晷宋汪應辰傳應辰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

金五十兩鈔萬貫
單步之官三國崔林傳林除郎長貧無馬單步之官注餽百錢南史

張融傳融解褐為宋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俛佐餽者多至一萬少不減五千

融獨注餽百錢帝曰融殊貧南史劉惔傳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

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劉伯龍者少

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旁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

命乃復為鬼所笑也乃止我常自耕南史于紹之家貧

好學嘗三日絕糧而執卷不輟家人謂之單行定省

曰因窮如此何不耕答曰我常自耕耳單行定省

晉胡威傳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每至省舍明放驢取棧炊糗食畢復隨侶進道

總事不役元趙汝毅傳汝毅少家貧無書僱于巨室晝則為役夜則借書讀之或問其志但使總其事而不

役焉大驚突參軍晉石勒載記勒以參軍樊坦清負罷投章武內史既而入辭謝

見坦衣冠故壞大驚曰抄書曰者家元許衡傳衡道

煥參軍何貧之甚也世亂且貧無書

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

貧五

增詩魏曹植贈徐幹詩曰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薇

藿不充虛被褐猶不全晉左思詠史詩曰主父宦不

達骨月還相薄買臣困樵采伉儷不安宅陳平無產業

歸來翳負郭長卿還成都壁立何寥廓四賢豈不偉遺

烈光篇籍富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英雄有迤邐由來

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又曰習習籠中

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出門無通路

古今詩類卷言全 八部 貧 五

枳棘寒中塗計策棄不收塊若枯池魚外望無寸祿內
顧無斗儲親戚還相蔑朋友日漸疎 晉張望詩曰荒
墟人迹稀隱僻閭隣澗葦離自朽損毀屋每窳訟炎夏
無完絳隆冬無暖褐四體困寒暑六時疲飢渴營生
愈瘁愁來不可割 江適詩曰藁門不啓扉環堵蒙蒿
榛空瓢覆壁下簞上自生塵出問誰家子憊哉亦何貧
陶潛貧士詩曰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弗
營厚饋吾不酬一旦壽命盡蔽覆乃不周豈不知其極
非道固無憂 詩又曰淒厲歲將暮擁褐曝南軒前園
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壺絕餘瀝窺竈不見煙詩書寒

古詩齊雜錄

卷言年

人部 貧

五

坐外日昃不遑研

原又曰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

原生納決履清歌暢高音斂袂不掩肘黎羹乏恒斟豈
忘糞輕裘苟得非所欽 鮑照愁苦行曰湮沒雖死悲

貧苦卽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盛顏當少歇鬢

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空庭慙樹萱藥餌

饋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情俄頃不相酬恧泥面

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爲千條計事未見一

獲以此窮百年不如還電安 袁伯文述山貧詩曰備

滌倦閭閻耕牧億松邱製荷依露擊寒若逗霜洲鬢垂

驚年素膚耗盈帶憂幸有深栖性幽山可以留 蕭景

貧士詩曰四時迭來往苦辛隨事迫三冬立干被五月披裘客遲遲春日永憂來安所適季秋授衣節荷裳草不易班超棄筆視婁敬脫挽輓雖云丈夫志終涉自媒迹賢哉顏氏子飲水常怡懌

唐

賈島朝飢詩曰市

中有樵山此舍朝無煙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欲見白日雪來塞青天立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饑莫請他門古人有拙言 杜甫同谷縣歌曰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里爲我色惆悵 又貧交行曰翻手作雲覆手

占景滿鑑類四

卷七

人部 貧

五

兩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又空囊詩曰翠柏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變井農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又戲贈鄭廣文詩曰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 高適詠史詩曰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岑參題新鄉王釜廳壁詩曰憐君守一尉家計復清貧祿米常不足俸錢得與人 劉兼貧女詩曰蓬門未識綺羅香擬託良媒益自傷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敢將十指誇偏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苦恨年年

壓金綿爲他人作嫁衣裳 王建贈崔禮駙馬詩曰鳳

凰樓閣連宮樹天子崔郎自愛貧金瑋減添栽藥地玉

鞭平與賣書人家中絃管聽常少分外詩篇看卽新一

月一回陪內宴馬蹄猶厭踏香塵 宋黃庭堅詩曰李

翁家徒四立壁未嘗一飯曾留客春寒茅屋交相風傍

牆捫蝨讀書策老妻甘貧能養姑寧剪髻鬢不典書大

兒得食不得魚小兒得禱不索禱 蘇軾贈西蜀楊耆

詩曰孤邨微雨逐秋涼逆旅愁人怨夜長不寐相看惟

櫪馬愁吟互答有蛩螿天寒滯穗猶橫畝歲晚空機尚

倚牆勸爾一杯聊復睡人間貧富海茫茫 陸游貧述

京嘉鼎鑑類圖

卷七

人部 貧

七

詩曰寒生肌粟苦衣單瘦減頭圍覺帽寬荒寂在家猶

逆旅窮空養老亦蔬餐菜青竈突騰烟細膏盡燈缸照

字難猶喜新醅三斗熟半窻梅影助清歡 天台民宋

氏鬻廬詩曰自歎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鄰殷勤

說與東園柳明日相逢是路人 張景修貧居詩曰茅

簷月有千錢稅稻飯年無一粒粗生事蕭條人問我水

芭蕉與石菖蒲 元虞集詠貧士詩曰老骨寒不寐夜

長况聞風心悸危欲折跼踖敗絮中鷄鳴當晨參馬疥

芻不充山童衣百鴉喚之愧恩恩求火掃木葉庭樹亦

已空決起不敢怠曙光屋南東苟遂牛馬性放歸春草

豐中丞趙世安常爲伯生請曰虞集久居京師甚貧且病幸假一外職使醫文宗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

原賦漢揚雄還貧賦曰揚子遁世離俗隱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寡禮薄義敝相與羣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退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亦非近鄰接屋連家思輕毛羽義薄綺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楫梁我獨藜藿貧無買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爲樂不繁徒行負笈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膏體露肌朋友道絕達官凌

古香齋雜錄

卷之三 人部 貧

天

運厥咎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巔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我隨載沈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唾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宜其明德克佐帝堯贊爲典則土階茅茨匪雕匪飾爰及李世縱其昏惑饗登之羣貧富苟得鄙我先太乃傲乃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嶠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請子無嘗處君之所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惑等

壽神仙桀跣不顧會屐不干人皆重閉子獨露居人皆
怵惕子獨無虛言辭既聲厲目張攝齋而興降階下
堂迺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連行子乃避席
辭謝不再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爾居終無厭極貧
遂不去與我遊息

疏漢晁錯論貴粟疏略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
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
之於衣不待輕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
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
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
其民哉

古香齋雜類

卷之三 八部 貧

三

原賤宋晁道元與吞公賤曰道居在城南接水墟草木
幽鬱蛟蜃所藏茅茨陋宇纔容數牀積汗累燠體貌萎
黃冬則兩幅之薄被心有牽黎與徹絮撤以三股之絲
纒裕以四升之麤布挾頰不掩其巨形促緣不覆其長
度申脚則足出攀捲則拳露

原書魏應璩與韋仲將書曰夫以原憲懸磬之居而值
皇天無已之雨新芻既盡舊穀亦傾進無顏子不改之
志退無揚雄冥如之情人非神仙須仰衣食方今體寒

心飢憂在旦夕而欲東希朱昌治生之物西望陵縣厨
食之祿誠恐將爲牛蹄中魚卒鮑氏之肆矣 又與董
仲連書曰穀糴驚踴告求周鄰日獲數升猶復無薪可
以熟之雖孟軻困於梁宋宣尼飢於陳蔡無以過此夫
挾管晏之智者不有斯役之勞懷陶朱之慮者不居貧
賤之地出蒙議於臧獲入見責於嬖息忽使臣憤不知
處世之爲樂 又與尚書諸郎書曰夫秋節涼和霖雨
清閑正高尊之盛時飲宴之良日也而晒巷之居無高
密之宇壁立之室無旬朔之資流潦浸於北堂隙漏滂
於衣服囊橐單竭儻石傾聲中饋告之役者莫與飯玉

古書齋鑑類

卷言全

人部 貧

三

炊桂猶向優泰雖欣皇天之降潤亮水車之思雨私懷
蹙額良不可言想諸夫子亦斯困也夫否泰潛升蓋由
昏明二三執事以龍虎之姿遭風雲之會方將飛騰間
闔振翼紫微運籌幃幄顯揚豐績豈久沈滯於下職契
濶於貧悴哉 **晉**宋張融與從叔永書曰融昔幼學草
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龔食
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聚脩女費
旣長束帛禽鳥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
耕何至此事 又與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人也進
不辨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

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

增頌宋司馬光顏樂亭頌曰貧而無怨難顏子在陋巷飲一瓢食一簞能固其守不感而安此德之所以完

增論漢班彪王命論略曰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冀僮石之蓄所願不過一全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 梁劉孝標廣絕交論曰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吻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始則斷金由於湫隘列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

古意彌鑑類四

卷貢七 人部 貧

三

原雜文漢蔡邕九惟文曰八惟困之憂心殷殷天之生我星宿值貧六極之厄獨遭斯勤居處淨凜無以自存冬日栗栗上下同雲無衣無褐何以自温六月徂暑炎赫來臻無締無絡何以蔽身無食不飽永離歡欣 **增**

唐韓愈送窮文曰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戾手覆羹轉暎觸諱凡所以使我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圖喜方羞為茲欺不忍害傷其名曰學窮做數與名摘抉杳微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

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
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寘我讎冤凡此
五鬼爲我五患饑我寒我興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
間 明方孝孺題黃東谷詩後曰昔人謂詩能窮人諱
窮者固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
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通道德之要謂之
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
言謂之口窮三者有其一雖處子崇臺廣廈出總將相
之權人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
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
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
文章上之宣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
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狀婦人稚子之歌詠以豁其胸
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怨思喜樂好
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憚然於區
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饑寒流離夫孰可以
爲窮世人不之察幸斯須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
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

古香齋新刻袖珍淵鑑類函卷二百八十八

人部四十七 債負 乞假

債負一

增說文曰債者負也今俗負財曰債 周禮曰小宰聽

稱責以傳別注稱責謂貸子傳別謂券書也聽訟責者

兩兩家各得一也疏稱責謂舉責生子 又曰凡賒者

彼此俱為稱意於官於民俱是稱也 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

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注鄭司賸云賒賈也以祭祀

從官借不賈也故有息使民萌利以其所買之國所出

為息也倘合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

葛償 管子問曰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 漢

書谷永傳曰為人起責分利受謝

債負二

增史記蘇秦傳曰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

以百金償之 孟嘗君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邑入不

足以奉客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貨錢者多不能與

其息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馮驩至薛召取孟嘗君

錢者皆會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名諸取錢者

能與息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責合

之齊為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

者與為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孟嘗君怒而

使使召驩驩至曰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
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
拊手而謝之 前漢書鄒當時傳曰當時爲大司農任

人賓客仇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當時
以此陷罪 仇謂受雇貨而載進也 兒寬傳曰寬爲中大夫遷左

內史吏民大信愛之收租稅時裁濶狹與民相假貸以
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

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纏屬不絕課
更以最 史記貨殖傳曰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

侯封君行從軍旅殖貨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在關東
古書淵鑑類函 卷言六 人部 債負 二

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
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無鹽氏之息十倍 前漢書

陳遵傳曰遵祖父遂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
進及宣帝卽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 後漢書樊
宏傳曰宏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

聞者皆慙爭往償之諸子從敕竟不肯受 虞預會稽
典錄曰鄭弘守陽羨民有弟用兄錢者爲嫂所責未還

之嫂詣弘引爲叔還錢兄聞之慚愧自繫於獄遂遣婦
齊錢還弘引不受也 南史蕭惠開傳曰初惠開府錄

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債主所制未得俱
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厩中凡有馬六十四悉以
乞希微償債 王弘傳曰弘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
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 王志傳曰天監初
爲丹陽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餒
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 崔慰祖傳
曰慰祖之父慶緒爲梁州刺史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
與親族漆器題爲日守日之器流乎遠近慰祖料得父
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
哉悉火焚之 北史齊蘭陵王長恭傳曰長恭有千金

百嘉州鑑類圖

卷六

人部 債負

三

債券臨死悉燔之 袁聿脩傳曰司徒錄事參軍盧思
道私貨庫錢三十萬聘太原王义女爲妻聿修知而不
劾免中丞 新唐書高瑀傳曰瑀累遷陳蔡二州刺史
入爲太僕卿忠武節度使王沛死衛軍諸將多自謂得
之宰相裴度韋處厚以瑀治陳蔡素有狀習軍中情偽
欲任之會其軍表白瑀乃檢校左散騎常侍領忠武節
度使自大歷後擇帥悉出宦人中尉所輸貲至巨萬貧
者假貸富人既得所欲則椎斲膏血倍以酬息十常六
七及瑀有命士相告曰韋裴作相天下無債帥 裴度
傳曰大賈張陟負五坊息錢上命坊使楊朝汶收其家

簿閱貸錢雖已償悉鉤止根引數十百人列篋挺脅不承又獲盧大夫逋券捕盧坦家索責償久乃悟盧羣券坦子上訴朝汝調語錢入禁中何可得也 來俊臣傳曰俊臣父操與里人蔡本善本負債數十萬不能償操因納其妻先已娠而生俊臣冒其姓 宋史食貨志曰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 五代晉本紀曰天福五年春除民公私債 宋吳元載傳曰雍

嘉嘉淵鑑類

卷六

人部 債負

四

熙三年徙知秦州民李益者爲長道縣酒務官家餽於財僮奴數千指恣橫持郡吏短長吏而下皆畏之民負息錢者數百家郡爲督理如公家租調 李漢超傳曰漢超任關南人有訟漢超強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拜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貴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誓以死報 呂端傳

曰端不蓄貨產其子藩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時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遣使檢校家事畢士安傳曰王旦爲相面奏云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歿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真宗感歎賜白金五千兩李沆傳曰沆素貧多負人錢太宗別賜三千萬償之稗史曰蘇軾爲錢塘時民有訴扇肆負債二萬者逮至則曰天雨且寒有扇莫售非不肯償也公令以扇三十來就判筆隨意作行草及枯木竹石舉以付之纔

古嘉州鑑類圖

卷之六

人物 傳

五

出門人競以千錢取扇所持立盡遂悉償所負宋史李庭芝傳曰庭芝初至揚時揚新遭火廬舍盡燬庭芝悉貸貧民逋假錢使爲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朱熹傳曰熹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筆瓢屢空諸生之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往往稱貸於人以給用而非其道義則一介不取也賀鑄傳曰鑄以家貧貸千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金史宗道傳曰宗道授河南路統軍使泗州民張偉獲宋人王萬言彼界事情宗道疑其寃乃廉問得實萬楚州賈人偉負萬貨五千餘

實三年不償萬理索為偉所誣乃坐偉而歸萬時人服其明 元岳柱傳曰時有誣告富民負永寧主管帑錢八百餘錠者中書遣使諸路徵之使至江西岳柱曰事涉誣罔不可奉命僚佐恐違宰臣意岳柱曰民惟邦本傷木以斂怨亦非宰相福也 吳鼎傳曰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沒而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為辨白始獲免 郭全傳曰劉德年五十未娶稱貸得錢先為弟求婦諸弟亦化其德一門藹然 孫秀實傳曰里人王仲和嘗托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

古齋淵鑑類編

卷一百一十五

人部 債負

六

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曰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為代償取券贖其親 普汝道傳曰汝道嘗出麥粟貸人至秋蝗食稼人無以償汝道聚其券焚之 塔本傳曰塔本鎮撫白霄諸郡貸廉吏銀其子錢不能償者焚其券 元周密齊東野語曰朱承逸居雪城東嘗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哀視之有負勢家錢貧無以償率妻子將赴水朱惻然遣僕護之歸且躬往其家見債家惇僕在門朱因好言諭之曰彼既無所償逼之何益吾當代還其本可亟以原券來債家唯唯即以數取付之 明胡應麟甲乙剽言曰鄔在桐於甘露

寺遇一蜀僧數與往還佐卿適有所貧無以應爰見於色僧問曰君須幾何而形困若此鄔曰非十金不可僧持几上煮茶銅甌視之曰此踰十金矣便索炭出袖中藥七許陰其上入火色赤急索酒淬之等以水洗則成銀矣鄔遂償子錢明日往謝僧已行 祝允明小傳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爲家未嘗問有無得俸錢及四方餉遺輒石所善客據飲歌呼費盡乃已或分與持去不留一錢每出則追呼索逋者相隨於道路更用爲怗笑

債負二

直慕淵鑑類

卷六

人部 債負

七

原貨粟

黃酒

壯子貨粟監河侯詳負二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嘗從王媪武負黃酒醉卧武

負王媪見其上常有醜怪之高祖每醉留飲

酒釀數倍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嘗折券棄責 判書

懸券 周禮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日判半分而

蕭宏傳宏出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

驅券主奪其宅百姓失業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馳券

不假免官 試貸小事 商文帝少時假求不稱常取

之遂以舍客犯法免官 白帖越大夫種曰臣賴異取

驕請試之貨粟以下其事 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之

增乘馬入堂 探帽擲地 元史廉希憲傳西域人自

誣其祖父嘗貸息錢索償甚急民訴之行省希憲命收

捕之其人怒云馬入省堂坐榻上希憲命捧下跪而問

之曰法無私得汝何人敢擅繫民令械繫之 晉書袁

耽傳耽少有才氣傲儻不羈桓温少時游於博徒資產

但盡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

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温與積圭戲耽

素有名藝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
彦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而上百萬散投馬絕叫探布
帽慚地曰竟識袁彦

官為賣債

女遽還直宋史沈立傳立

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強豪民發粟以賑
立亟命還之而對使自稱貧須歲檢官為責償晉書
王茂傳茂女適裴頡貧錢數萬久而未還

詭求無已

三國志潘璋傳璋權為陽羨長璋始往隨
權性博濟愛之酒居貧好賒酷債家至門輒
有同署郎息錢數于萬債主後漢書詭求無已重乃密

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謝之重曰
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惠

計畝與直

驚女以償元史董文炳傳文炳為襄城合朔令因軍興
之月稱貸於人而貸家取息歲倍縣以民蠶
麥償之文炳曰民田甚矣吾為令義不忍視也吾當為
代償乃以田廬若干計畝直與貸家萬姓統譜宋吳
方延祐中為處州學錄有禁權務官

田園啓盡

古書淵鑑類編

卷真八部 債負

八

貴必還

北史夏侯道遷傳道遷子夬性好酒沽買飲噉
多所費用父時田園貨賣略盡人間債猶數千

東軒筆錄王韶知洪州學佛一日問長老祖心曰貧
未聞道罪障因多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
負債及富貴而債主至其債乎否也韶曰
必還曰然則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也

愚民不知

北史崔光韶傳光韶資產皆弟光伯所營
光伯亡悉焚其井河間拂子才曾貨錢數

萬後送還

光韶曰此亡弟新貨僕不知也竟錢不納

宋司馬光傳王安石得政行新法光曰平民舉錢出息
尚能養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
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
還債之若非獨官不

強富民亦不強也

張富民亦不強也

訟婢負錢

願王償債南史齊竟陵王

子良傳時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婢市米負錢不還子
良歎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
償平前漢書淮陽憲王欽傳憲王有外祖舅張博
兄弟三人博至淮陽言負債數百萬廢王為償王遣人
將黃金五十斤送博後又

一不經意

得毋重憂史

蘇雲卿傳澹水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債一不經
意又與奕傳瑛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
萬貸人不能償瑛哀之曰是人焚券一厨出粟萬
有毋得毋重憂召而焚其券
石南史顧觀之傳觀之家門惟穆為州郡所重子綽私
稱誘出文契一大厨悉令焚之宣語遠近皆不須還
北史李上謙傳上謙嘗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
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上謙曰
吾家餘粟本圖賑贖豈求利哉

債負四

原倍息

晁錯論貴粟疏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

屬責

周禮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之辭注謂屬責轉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為

證者求乃受其辭為治之以治充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

息歲什一

王莽時民貨田宅鬻子孫以償

京冀淵鑑類函

卷責天

人部 債負

九

債者

將入青雲

北史蘇瓊除南清河大守道人道研為郡縣為徵及欲求調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元理研雖

為債數來無由啓口其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傳

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

出錢償通

宋史查道傳

大理評事有犯不校胥吏有過未嘗

家無餘財

南史

答罰民訟通負者或出已錢償之

秋熟還官

元史益苗傳苗官為濟寧路單州判官有官粟五

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

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貴今民既不能償苗

施用其言

釋史張謙議師德建言有負

乃己其責

檄下必辨

萬姓統

病者雖督繫之卒無以償請因

檄下必辨

萬姓統

實以宣德郎知長洲縣屬歲大祿民無益蘇部

不進

馬驚

足以奉償宏泰聞之惻然已其償仍別與錢十千令悉放之江中經月餘宏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視之乃一金螺萬姓純譜宋胡元質聞隣有貧士夜慨然棄囊哭乃營其女以償債與別也元質慨然棄囊

債負五

詩唐杜甫曲江詩曰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宋黃山谷詩曰未論功活人飽活不嘗得妻寒尚寬敬兒餓猶筆墨平生貸米家十輩來薄責囊無孔方兄面有陳蔡色

疏宋韓琦諫青苗錢疏曰制置司引周禮國服為息之說文其謬妄臣竊以為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

古嘉湖鑑類圖 卷之八 人部 債負

取利之理但漢儒解釋各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近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甸稍縣鄙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

爲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
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賦一
職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
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
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王莽時雖計本多
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
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計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
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外自上
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
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裨聖政而貸錢取利

京黨滯鑑類

卷責天

人部 債負

十二

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
辨也 又司馬光疏曰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
騷動州縣爲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
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
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
爲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
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
算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
無復存者矣

增論宋歐陽修原弊論略曰今大率一戶之田及百頃

者春客數十家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蓄積之家也
當其乏時嘗假債於主人而後償之息不兩倍則三倍
及其成也出種與稅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
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之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
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
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戶常盡取百頃
之利也

乞假一

禮記曰大夫祭掃不假 又曰子婦不敢私假 又
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凡乞假於人爲人從

乞假

乞假

乞假

乞假

乞假

事者亦然故上無怨而下遠罪也 韓詩外傳曰藍有
青而絲假之青於藍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藍青地
黃猶可假仁義之事不可假乎萬乘之主獨不知假天
下俊士與之爲伍 史記平準書曰山東被水苗民多
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音贈以振貧民猶不
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何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
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地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食
縣官數歲假子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 前漢
書武帝紀曰元狩三年遣謁者勸有水災郡種宿麥師
日秋冬種之經歲 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 後
乃熟故云宿麥

漢書鄭興傳曰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

乞假一

禮左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韓詩外傳曰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見秦繆公立爲相遂霸西戎 春秋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穀梁傳曰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 左傳曰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仲亦如晉乞師皆主卻獻子又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 韓詩外傳

古書篇鑑類

卷書六

人部 乞假

三

曰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左傳曰衛侵齊與齊師遇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家語曰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子曰商之爲人也甚短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史記孟嘗君傳曰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

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 王翦傳曰王翦將六十萬人伐荆始皇送自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千畝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子孫業耳 陳丞相世家曰張負以女孫子陳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贖子酒肉之資以納婦 古今注曰不借者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故名不借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 史記滑稽列傳曰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

百彙編鑑類

卷言天 人部 乞假

四

上書曰其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 前漢書朱買臣傳曰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糧用乏上計吏卒更乞匄之 陳湯傳曰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家貧乞貸無節不爲鄉里所稱 後漢書曰和帝五年二月詔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 樊宏傳曰宏嘗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以歲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感求假焉 朱儁傳曰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儻乃竊

母續用爲規解對 郭林宗別傳曰林宗家貧初欲遊
學無資就姊夫貸五千錢乃遠至成臯從師受業 天
中記曰漢有人家富性儉蓄或從之求儕者不得已入
內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比至於外才餘半在閉
目以授乞者尋復囑云我傾家瞻君慎勿他說 世說
曰晉梁王趙王國之近屬貴重當時裴令公歲請二國
租錢數百萬以恤中表之貧者或譏之曰何以乞物行
惠裴曰損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 搜神記曰吳時有
徐尤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便從索辦
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

古香齋鑑類函

卷言失

人部 乞假

五

者警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 晉書阮裕傳曰裕在
剡曾有好車借無不給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
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命
焚之 顧愷之傳曰愷之爲殷仲堪參軍仲堪在荊州
愷之嘗因假還仲堪以布帆借之至破家遭風大敗愷
之與仲堪歲曰地名破家直破家而出行人安穩布帆
無恙 晉陽秋曰羅友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
酒當其所遇不擇士庶又好何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
署墟肆不以爲羞桓温嘗責之曰君太不逮須食何不
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

得明日已復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過人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史緯沈約傳曰約少時孤貧丐於親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梁書曹景宗傳曰景宗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邪呼逐陰逼住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懼乃止新唐書郭震傳曰震字元振以字行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啻名氏稷等歎駭

喜齋齋鑑類

卷六十八 人部 乞假

六

唐元稹杜南墓銘曰甫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乞旬以給喪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爲難矣山堂肆考曰白樂天就裴晉公乞馬裴贈以一馬戲爲詩曰君若有心求逸足我還留意在名姝蓋用愛妾換馬事曰卽答云安石風流無奈何欲將赤驥換嬌娥不辭便遂東山志歸老無人與唱歌雲溪友議曰于頔鎮襄陽鄭大穆以書投之曰分千樹一葉之影卽是濃陰滅四海數滴之泉便爲膏澤于公依索數半與之輟耕錄曰乞求蓋謂正欲如是也然唐時已有此言王建宮詞只恐他時身到

此乞求自在得還家又花蕊夫人宮詞種得紅柑纒結
子乞求自過與君王 宋史范諷傳曰諷爲翰林侍讀
學士復改閣學士給事中知兗州龐籍彈諷既出兗州
乃紿言翁假翰林白金器數千兩自隨 錢顛傳曰顛
自衢徙秀州家貧母老至丐貸親舊以給朝脯而怡然
無謫官之色 宋紀曰寇準貶雷州李廸貶衛州始議
竄逐王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
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 東坡志林曰杜衍爲相
蔡襄孫之翰爲諫官屢乞出仁宗云卿等審欲得郡盍
自奏其所欲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杜云諫官無故
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 墨莊漫錄曰蘇子由
在政府子瞻爲翰苑有一故人與子由兄弟有舊者來
于子由久而未遂一日來見子瞻云望內翰一言爲助
公徐曰舊聞有人翁甚乃謀伐家遂破一墓見一人裸
而坐曰爾不聞漢世楊王孫乎裸葬以矯世無物以濟
汝也復鑿一冢用力彌艱既入見一王者曰吾漢文帝
也遺制壙中無納金玉器皆陶瓦何以濟汝復見有二
冢相連乃穿其在左者久之方透見一人曰我伯夷也
瘠羸面有飢色餓於首陽之下無以應汝之求其人歎
曰用力之勤無所獲不若更穿西冢或冀有得也瘠羸

者謂曰勸汝別謀於他所汝視我形骸如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也故人大笑而去 宋史薛向傳曰御史陳洎行邊向詣洎云三司貸龍門富人錢以百年全盛之天下一方有警卽稱貸於民非義也洎上其說從之

鄧綰傳曰綰慮安石去失勢乃上言錄安石子及婿仍賜第京師帝以語安石安石曰綰爲國司直而爲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當黜 王廣淵傳曰廣淵以方春農

事興而民苦乏兼并之家得以乘急要利乞留本道錢帛五十萬貸之貧民歲可獲息二十五萬從之其事與青苗錢法合安石始以爲可用 宋無餘曠集曰陳亮

古嘉澗鑑類函 卷百六 人部 乞假 大

家貧辛癸疾帥淮時與談天下事歷言南北利害宿亮於齋中亮思棄疾謹言必思其悞將殺我以滅口遂竊駿馬而逃月餘亮致書假十萬緡以濟食棄疾如數與之

乞假三

借乘 假蓋 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 晉書嵇康傳康與山濤書曰仲尼不假蓋於了夏護

其短 亦無幾求 何至自苦 左傳子太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

求晉國亦未可以試 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歸成都 家居徒四壁立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知臨邛從

昆弟假借猶足爲 役使千家 還請五輩 史記酷吏 生何至自苦如此 闕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此人乎

乃貴貧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 又王翦

傳始皇用王翦伐荆朝既至闕使使還請
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
徒跣被髮

敝衣毀容

越絕書丁胥徒跣破髮乞於吳市三日市
正疑之而道於閭閻閭閻曰吾聞楚王殺

其臣伍奢而非其罪其子子胥勇且智必經諸侯之殺
以報其父仇此必子胥也乃召之 宋史張永德傳周

太祖初為侍衛吏與永德父類善乃以女妻永德永德
迎其母妻詣宋州時寇賊充斥乃易敝衣毀容儀居委

巷中有賊過即邀乞焉給曰此
聖田院耳賊即舍去由是免禍 **愛護典籍** **預貸俸**

錢顏氏家訓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
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御史司門郎中王籍調

沂州錄事參軍時魯宗道方為司戶參軍家貧祿俸不
給每貸於王猶不足則又懇王預貸俸錢庫吏怨魯訪

於州并劾王王諭魯曰第歸罪某君無承也魯曰過實
自某公何辜焉王空明魯不知而獨得私貸之罪魯深

愧不自容王處之
不知階級 **豈有斗升** 晉書張融

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承書曰昔求三吳一丞驢屬
舛錯今聞南康太守願得為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

百慕淵鑑類圖

卷八 人部 乞假

五

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
丞一莊子周鼎來有中道而呼者顧視車轍中有鮑魚

焉周問之曰鮑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 **慮有德**
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色 **幸分餘光** 漢書賈誼傳借父屨鑿慮有德色 史
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

幸有餘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也 **遺馬貸錢** 借
驟償直 後漢書梁冀傳扶風人土孫奮居富而性吝冀

之冀大怒 元史同恕傳有里人借驢而 **噴墮凡上**
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有何以償為

券投池中 世說劉慶孫在太傅府於特人土多為所
構唯庾子嵩絕心事外無迹可聞後以其

性吝家富說太傅合換于萬冀其有吝於此可乘太傅
於眾坐中問庾庾時頽然已醉墮几上以頭就券服

徐答云下官家故可有兩浴下萬隨公所取於是乃服
明祝允明語怪濟濱有大池凡欲假於神者禱而

下之神許則以券投池中良久銀浮水面如其數留易
則利加倍如期設祭歸其子不銀沒而券浮始不許則

投券入水壩之券復浮還
牛馬百物皆可假借云
乞食五鹿 指米一困

晉公子重耳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子犯

日天賜也稱首受而載之 三國志魯肅傳周瑜為居

巢長將數百人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 晉假羽旄

兩困米各三千斛肅乃指一困與周瑜

吳呼庚癸 左傳合諸侯於召陵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

與之明日或施以會 又吳中叔儀乞糧於

公孫有山氏口佩玉蓋今余無所繫之旨洒 盛分余

困稱之父明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立

乎則諾 與之折券 無復勝綸 金史時謙以愛傳立

御里歲錢發倉廩賑貧乏假貸者與之折券 世說謝

萬就太傅乞裘自云畏寒大傅答曰君妄語正欲以為

衰其耳若畏寒無復勝綸 逸少不節 杜篤無厭

者乃以三十斤綿與商 王右軍為會稽內史謝公就乞箋紙右軍檢校庫有九

萬悉以乞謝公桓宜武聞之曰逸少不節 顏氏家訓

杜篤乞 持琴執板 輸粟汎舟 世說補鑿 載肆情

假無厭 坦率不持名檢效樂

百齋齋鑑類函

卷百八

乞假

三

百數人曰與荒樂所得月俸散與諸姬嫖載飯交甚屢

作警者持獨絃琴伊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為笑

樂 左傳晉饑乞糶於秦秦輸粟於 魯公乞米 干

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錦繡萬花谷王文正公得顏魯公乞米墨帖乃

願買山 刻石以遺親友 雲溪友議符山人投襄陽于

願乞買山錢公 不受錢帛 更取單衣 晉書董京傳

願之仍加衣服 時乞於市得殘碎繪絮結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

或見推批罵辱曾無怒色 又王戎傳從子將婚戎遣

其一單衣婚 訖而更責取

乞假四

璧假許由 春秋公會鄭伯於垂 內外不通 禮內外

借注別 鄭伯以璧假許由 內外不通 禮內外

嫌疑也 晉書劉毅傳初江州刺史庾悅

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僚佐徑來請堂毅告之

曰殺董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豈可望以公

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殺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驚殺求其餘悅又不答殺常街之

兄世說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香曰風尺杜陽雜編李可及乞假為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米

尺以助汝嘉禮可及至舍見一中使監二銀轎各局二尺餘宜賜可及始謂之

酒及啓封皆實中也嘗就仁祖世說王修齡嘗在奴為鳥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却不肯取直吞曰王

修齡若飢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不為立

為立傳世說陳壽將為三國志謂丁梁州曰若獲千斛傳米見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

傳歲取千匹蜀志漢文昭時以鐵銅賜鄧通通假億

鄧通錢亦破魚得刀衡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

盡天下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慕能出物廉頗

與有魚躍入船中破魚腹得瓜刀焉焚其券夜往取之隨券所書一一可得寔畢復設奠

古書齋鑑類函卷之八 人部 乞假 三

焚券陳所借物於墓所使人坐守之入夜隱去神怪莫測

乞假五

魏武謔俗詞曰囊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繒友來從

我貸不知所以應 晉陶淵明乞食詩曰饑來驅我去

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詞主人解余意遣

贈副虛期談話終日夕觴至輒傾卮情欣新知懽言詠

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

相貽 唐杜甫從蕭僊覓桃栽詩曰奉乞桃栽一百根

春前為送浣花邨 又遊何將軍園林詩曰刺船思鄩

客解水乞吳兒 宋黃山谷詩曰君不見公車待詔老

容解水乞吳兒

詠諧飢來索米長安街君不見杜陵白頭在同谷夜提
長鏡掘黃獨文人古來例寒餓安得野蠶成繭天雨粟
羅文宋黃山谷題東坡字後曰東坡極不惜書然不
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

賤一

原釋名曰賤踐也卑下見踐履也 博雅曰賤卑也

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書曰明明揚側陋 詩曰

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禮記曰宗

廟之祭賤者獻以散也 又曰問士之子長曰能典

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

古書彙鑑類圖 卷青天 八部 賤

三

曰未能負薪也 左傳曰華門圭竇之人而皆凌其上

難為上矣 漢賈誼曰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

苴履 桓寬鹽鐵論曰談議者賤也 王符潛夫論曰

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

於士夫嘉會不從禮餼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

勢不足以杖急權欣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

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引退貴人逾務黨而忘

之夫以逾疎之賤淤於下流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

爲摧傷也 論衡曰命賤從貴位自危 宋東萊子曰

居賤惡勞禍之招也天下之理賤不與勞期而勞自至

知其不可離而欲離之此自投於禍也君子以為勞者賤之常自處於勞則在賤而安之矣 又曰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 明方正學曰有土者之子孫不能修身篤行則屈為僮隸而公卿將相常發於隴畝聖賢之世不能傳其道業則巨乎恒人而搢紳大儒多與於賤宗

賤二

論衡曰夏后孔甲崩於東冀山天雨墜冥入於民家主人方乳或曰後來之子必貴或曰不勝之子必賤孔甲曰為余子孰能賤之遂載以歸析薪斧斲其足卒為

百嘉彌鑑類函

卷貢天

八部 賤

三

守者 史記曰伊尹欲行道以致君而無由乃為有莘氏之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 論衡曰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 史記曰殷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胥靡繫相從 鷓冠子曰伊尹酒保太公屠牛管子復役囚徒之名 論衡曰長沮桀溺避世隱居伯夷於陵去貴取賤非其志也 左傳曰齊侯使管夷吾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受

下卿之禮而還 史記曰晉獻公既擄百里奚為秦穆

公勝於秦 左傳曰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

立長君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嬴嬴嬖於二君立其子

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注

賤則其子無威也 又曰晉叔婚聘於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

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即叔孫婚告其入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

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 戰國策曰伍子胥

囊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菱夫地無以餌其口坐

行蒲服匍匐困故乞食於吳市 國語曰諸稽郢行成于

古書補鑑類函 卷貢六 人部 賤 五

吳曰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眩姓於王宮眩音該備

也曲禮曰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始 一介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 戰國

策曰齊宣王見顏觸左右謂觸曰今夫士之高者乃稱

匹夫徒步而處農畝下則監門閭里士之賤也亦甚矣

又曰齊人有馮煖者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

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曰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

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 史

記平原君傳曰平原君樓臨民家有甃者槃散行汲平

原君美人樓上臨見大笑之甃者至平原君門曰士不

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跛癘

之疾君之後宮臨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不殺
歲餘賓客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門下一
人曰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乃去耳 楊子雲曰秦之
士也賤 史記蒙恬傳曰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
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戮世世卑賤 漢書曰
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 史記樊鄴滕灌列傳曰舞
陽侯樊噲者沛人也以屠狗爲事 公孫弘卜式傳曰
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曰禪出
於降虜斯亦版築飯牛之朋矣 宋蘇洵曰趙廣漢河
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
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雄俊明博出之可以爲將
而內之可以爲相者也而皆出於吏胥之中 漢紀曰
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况欲就邊郡田牧况曰
汝才大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樸且從所好遂之北地
田牧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
未以賓客犯法乃亡命至漁陽資用乏以販馬爲業往
來燕薊間 裨史曰孔嵩字仲山家貧親老乃變姓名
備爲新野阿里街卒友人范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
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曰子非孔仲山耶
吾嘗與子俱曳長裾游息太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

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昔侯嬴長守於
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爲鄙哉
式敕縣令代嵩高以先傭未竟不肯去 三國楊俊傳
曰王象少孤特爲人僕隸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
書因被箠楚 晉紀曰陶侃都督荊州諸參佐有以談
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誦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悉
加鞭扑曰撻穉者牧豬奴戲耳 晉書皇甫謐傳曰陽
城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
爲布衣時過我我迎送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
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陽城太守而賤梁柳豈

古登齋鑑類

卷百八

人部 賤

五

中古人之道是非吾所安也 南史宋高祖本紀曰高
祖微時躬耕於丹徒及受命耨耜之具頗有存者皆命
藏之以留於後 彙苑曰王顯與唐太宗有舊帝微時
嘗戲顯曰王顯抵老不作爾及帝登極而顯謁因奏曰
臣今日得作爾耶帝笑曰未可知也召其三子皆授五
品顯獨不及謂曰卿無貴相朕非爲卿惜也時僕射房
元齡曰陛下既有龍潛之舊何不試與之帝與之三品
官更取紫袍金帶錫之甚夜卒 唐紀曰張元素出自
寒微嘗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其門戶元素深以
爲恥孫伏伽亦嘗爲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一無所

隱 唐書裴子餘傳曰子餘爲左臺監察御史涇岐有
隋世番戶子孫數千家司農卿趙履履奏籍爲奴婢克
賜口子餘曰官戶以恩原爲番戶且今又子孫可抑爲
賤乎 陸羽傳曰羽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幼
時其師教以勞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
乎師怒使執糞除圻填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畫
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劬晷兒嚙嚙若
成誦狀師拘之令雜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
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
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詆諧數千言 五代史朱

古齋齋鑑類函

卷書天八部 賤

七

守殷傳曰守殷少事唐莊宗爲奴名曰會兒莊宗讀書
會兒常侍左右 山堂肆考曰宋韓世忠少時爲貧倉
負米之役家貧無生業嗜酒豪縱不拘繩檢人呼爲韓
撥五 宋紀曰徐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
生欲爲君子而使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
子猶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諸君何不爲君子 遼
史蕭蒲奴傳曰蒲奴幼孤貧備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
遭笞辱醫者常見蒲奴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
元史阿里海牙傳曰阿里海牙嘗躬耕舍耒歎曰大
丈夫當立功朝廷何至效細民事畝畝乎 明紀編年

曰張士誠因亂據高郵稱王初為鹽場牙儉與弟士德
士信俱以夾帶私鹽緣為奸利一統志曰明王珪合
肥人少為淮西廉訪司隸卒見官長儀衛尊崇輒慨然
歎曰將相無種在人為耳

賤三

嗚吹簫

負斂

史記周勃世家勃以織薄曲為生常為
人吹簫給喪事 金崔立傳立少貧無

行嘗為寺僧負斂

餅市

安唐陳敬瑄傳敬瑄少賤為餅
金僕散安貞傳楊安國

呼為場較兒遂自呂楊安兒

捺器

操舟馬相如

傳相如與文君俱之臨叩盡責其車騎買一酒舍酌酒

而令文君當爐相如身自著積鼻禪與保庸雜作酪器

於市中 唐南雲雲傳

賣履

結篋晉紀劉裕勇健
紉祿有大志僅識文

古蓋彌鑑類函

卷九人部 賤

天

字以責願為業好撈蒲為鄉里所賤 漢張釋之傳王
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
曰吾穢解顧謂釋之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
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日吾老且賤
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
下名臣吾故聊使結襪欲以重之

貴為逆

文子樂道而忘賤 左

以爲君子

此皆

聖人

晏子晏嬰之晉至中牟階箒冠反裘負芻息於塗
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人僕對曰不免

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爲僕也 韓非子說難伊尹爲宰
百里奚爲齒皆所以于其上也 此二人者皆

聖人也

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汚也

敬見擔

水

魏勃埽門 南史齊張敬兒傳敬兒家貧每休耶輒
備贖自給嘗為城東吳秦家擔水 史

記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 史
家貧無以自通乃當獨早夜埽齊相舍人門外 史

為奴

賃春居廡

前漢書李布傳項籍使布將兵數著
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布匿濮陽

周氏周氏乃髡鉗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司馬遷曰季布為朱家鉗奴
後漢梁鴻傳踞家貧而尚節介
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為人賃春
見奇晉熊遠傳遠祖翹嘗為石崇蒼頭而性廉直有土
風黃門郎潘岳見而稱異勸崇免之乃還鄉里

後漢甲屠蟠傳蟠字子龍家貧
儻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
烏搜神記齊德公之妾譚同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
可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有便乳而
鷓覆之人見而收因各曰無野是為頃公 宋王安石
請孟嘗君傳孟嘗君撞齊之強得一土焉宜可以南面
而制秦尚何取雞
鳴狗盜之力哉

嘗黔作卒 但乞為奴 五代東漢
唐杜甫哀王孫詩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
乞為奴 趙岐賣餅 灌嬰取繪 後漢書趙岐逃難
但道困苦 嬰睢陽人以販繒為業 執籥秉翟 屠牛盜驢
北海市中 山堂肆考灌 壬

手執籥右手秉翟注衛之賢者不得志而仕於冷官故
作是詩 五代前蜀世家王建宇光圖為入隆眉盧類
狀貌偉然少無頓以屠 得免笞罵 無所因階 漢
牛盜驢販私鹽為事 屠狗為生 織屨以給

青為所生父青笑曰人奴之子皆如畜之有鈕徒相
青曰貴人也 邱山易以起高淵洿易以為 屠狗為生 織屨以給
深起於微賤無所因階者難 屠狗為生 織屨以給
五代史唐景思傳景思幼善角觝以屠狗為生 漢翟
方進傳方進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為
小史號連頓不及事數為掾史所笞辱方進自傷因病
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

織屨 東山狗鬪 南園大喙 好聲樂善胡舞又宜未
以給 東山狗鬪 南園大喙 好聲樂善胡舞又宜未
數於東山與諸優為獼猴與狗鬪帝寵狎之 宋純起
師異論附韓侂胄無所不生侂胄嘗退南園山莊鶴竹
籊草舍謂師異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也 飯牛車下

犬吠雞鳴耳俄聞犬嗅視之乃師異也 飯牛車下
牧豕澤中 漢鄉陽傳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竊戩飯牛
後漢書吳祐傳祐嘗牧豕於長垣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飯牛車下

百禽雜類

卷言天八部 賤

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少依

自業賤事縱子無取奈先君何祐辭謝而已

李讓 幼賣劉饒五代南平世家高季興少為汴州富

人勿被掠賣為劉饒家奴後獲為良自汴

步歸杭尋其母及姊得之事毋以孝聞

不覺屈膝 乃欲伸眉 宋記詩及之為吏部尚書諸事韓侂胄尤

為哀遲之態不覺屈膝侂胄辯之改同知樞密院事

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向者僕嘗宮下大夫之列陪奉

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窮形為掃除

之謀在聞耳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

廷羞當世 倘有餘臭 竊所不取 南史到溉傳歷

之士耶 民二尚書時何敬容以合參選事有不允溉輒相執敬

容謂人曰到溉尚有餘臭遂學作貴人溉祖彥之初以

擔糞自給故世以為謙云 後漢郭憲傳憲少師事東

海王仲子時王莽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

無往教之義今君賤 道畏賈竊所不取 合相東作 速反葛肆 明人物

志唐杜

古為彌鑑想回

卷言文 人部 賤

荀鶴本牧之子牧嘗餽秋補妾有孕妻逐之以嫁長林

鄉饒杜筠而荀鶴生七歲家人合相東作荀鶴怒曰吾

豈耕夫耶 梁呂僧珍傳僧珍為南兗州刺史兄子宏

以販苧為業僧珍既貴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

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 尚書曰賈 公子

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慈釋耳

引車 宋紀韓侂胄常值生辰羣公畢集吏部尚書許及

之後至關人掩關拒之及之大窘會門闕未及開

遂俯僂而入當時稱為由賈尚書 史記侯霸謂信陵

君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傳逸

其容朱亥

非世家不召

與大諫同名

晉光遠傳逸

從專棄官投胡母輔之輔之時為太傅越從事中即薦

逸於越越以門寒而不召越後因閑宴責輔之無所舉

薦輔之曰前舉尤逸公以非世家不召非不察也 宋

紀程松為諫議大夫滿歲未遷意殊快快乃獻一妾於

韓侂胄名之曰松壽侂胄曰奈何與大 布為酒家保

諫同名松曰欲使賤姓名常蒙記憶耳

憲乃牛賢 漢藥布傳布深人窮困賣庸於齊為酒

家保 後漢書汝南黃憲世貧賤父為

牛醫向郡載良才高居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見不耶

賤四

原白屋 白帖周公下白屋之士

馬騶 又蘇秦先貴張儀來調生於馬鞍而食之

增

守磨 山堂肆考晉魏舒先暹就縣叔父猶不知之使守水磨舒亦不以介意

糶糶糶 史記陳涉糶糶糶

樞之子 賦詩之人 **若為備耕** 又陳勝嘗與人備耕曰若為備耕

責讓主人 後漢梁鴻傳鴻家貧牧不上林苑中曾候遺火延及他舍悉以家償之其主猶以為少鴻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

丁君十紙 顏氏家訓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

削販脂 史記貨殖傳販脂鬻處也而雍伯千金酒削薄也而郅氏鼎食如淳注削洗謂作刀劍削也

晉國大駟 後漢郭泰傳段干木晉國之 **求盜亭父** 山堂肆考漢在安少孤貧用為人將車之長安家於武功代人為求盜亭父按亭父即亭卒也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

古書淵鑑類編

卷青八

賤

三

賤五

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何不策高足先

據要路津無為守窮賤 軻軻長苦辛 **齊齋感飯牛歌**

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 禪短衣單布適至軒

從昏飲午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唐盧照隣詠史

詩曰季生昔未達身辱功不成 髡鉗為臺隸灌園變姓名

儲光義詩曰野老本貧賤 冒雨鋤瓜田一畦未及

終樹下高枕眠 高適留別洛下諸公詩曰蹇質蹉跎
竟不成年過四十尙躬耕長歌達者杯中物大笑前人
身後名

增賦漢禰衡鸚鵡賦曰託輕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
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

增書漢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
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處惲親行之下流之
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尙何
稱譽之有

